

清江全集
文 第四册



436
7712

0 1cm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deli 浙字02260122号 No.6230
得力集团有限公司



全集

御





五





昆明市農會移交圖書

1 2 1 7 3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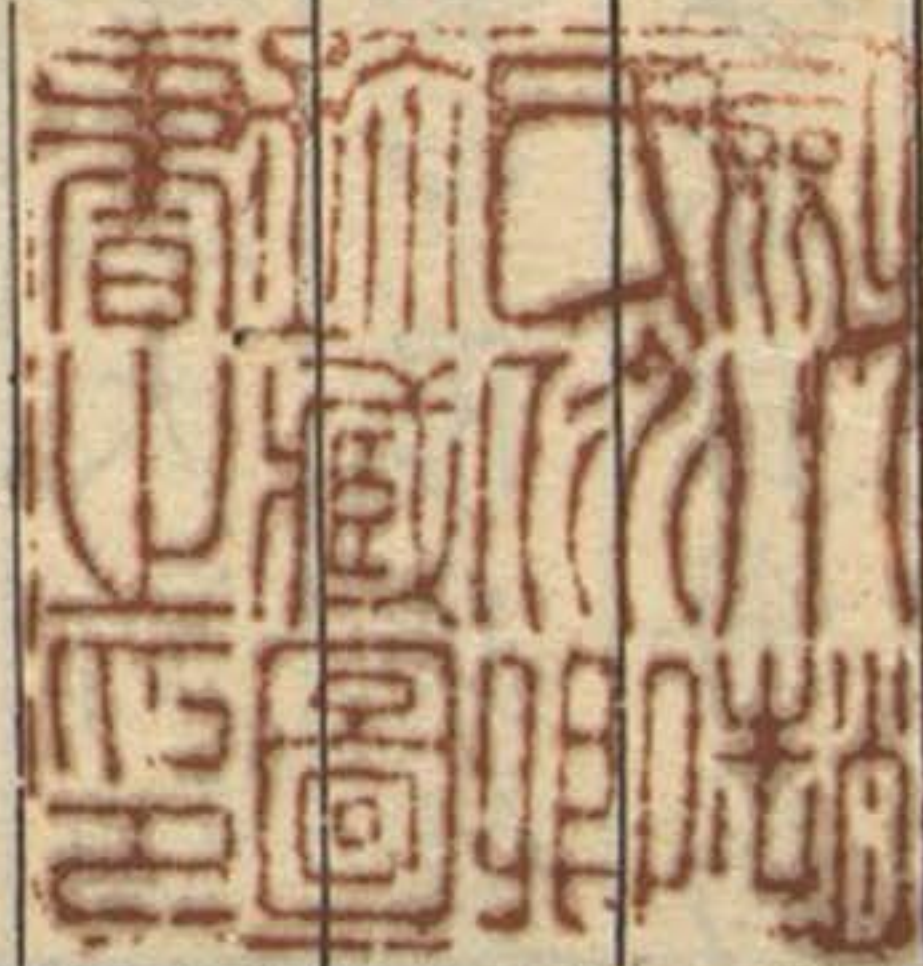
清江貝先生文集卷七

雲間集



書

鐵崖先生大全集序



昆明市農會移交圖書

鐵崖先生大全集春秋大意若干卷史鉞若干卷君子
 議若干卷麗則遺昔若干卷志序碑銘贊引箴頌古樂
 府近體五七言詩總若干卷吁富矣哉古之人鮮有也
 先生族出會稽母夫人李生先生時夢金鉤墜月中其
 父山陰君摩其頂曰是兒必以文章顯吾門為築萬卷
 樓於鍊崖山中先生讀書樓上去梯轆轤傳食若是者
 五年遂以鍊崖自號嘗病國朝承宋以來政厖文抗而
 未有能振起之者務鏟一代之陋歸於渾厚雄健故其

所著卓然成一家言李翰論文章之要如千兵萬馬而
風恬雨霽寂無人聲惟先生有焉早擢上第躋膺仕既
爲衆所忌又恥以妾婦之道媚於時多仇寡與而處之
泊如也晚年放浪雲門玉笥洞庭錢唐之間每酒酣興
發輒自擊鋏如意歌哀三良弔望諸君辭識者以其天
才似太白而學力過之不然何其正聲勁氣薄九霄空
四海而凌鑠一世哉至正初天子詔脩遼金宋三史先
生乃著正統論凡二千六百餘言其言以爲我朝當續
宋統於世祖混一之日不當急於繼遼繼金正大剗切
觀者韙之瓊早登先生之門今二十五年矣中罹兵變
不相知者久之及先生辟地九峰三泖而瓊亦自海昌

至菟肩年編於收夫之余幸不尋丐台戚而大生章宛

至蒐輯手編於散佚之餘幸不蠹朽焔滅而大姓章琬
欲鋟諸梓以傳無窮俾瓊序之吁荆山之璞豐城之劍
不待卞和之獻雷煥之發而光怪燭天蓋天下之至寶
有終不得而閔者先生之文章雖欲不行於世不可也
瓊又何足以知之深惟唐韓昌黎之集李漢序之李翱
皇甫湜贊之故不讓而書諸篇端實有事俟於代之知
言者云至正二十有五年春二月既望門生貝瓊序

鄭本初詩集序

昔宋景公使弓人爲弓九年乃成曰臣之精盡此弓矣
公登虎圈之臺援弓射之矢踰西霜之山集於彭城之
東餘力逸勁猶飲羽於石此功之倍也有窮氏與賀吳

北遊賀使羿射雀志其左目而誤中其右羿抑首而愧
終身不忘故善射名天下此發之巧者功不及弓人則
其器弗良巧不及羿則其射弗神余謂詩人之於詩亦
若是焉天下之善詩者非一而詩之工者甚寡務速者
不暇工惰而不進者不能工必思之精如弓人之弓發
之不苟如羿之射然後可言其工余獨得之鄭君本初
焉本初之詩有曹劉之氣而不肆也有陰何之趣而不
迫也寫物之妙濃秀千態可謂工已非其功倍於人巧
踰於人而能之乎自國朝混一以來八十餘年宗工鉅
匠以詩名世者不少本初恒病其無古作者意故起而
力掃一時之陋未嘗妄作而輕出之或積思累月而後

成終歲所得者無幾片言隻字不合矩度則屢易不輟
或謂其無倚馬之敏而有閉門之苦夫弓人以九年之
勤不失爲良弓羿懲一發之廢遂至於善射則本初之
詩不以遲爲病在以遲而工不以屢易爲難在於易之
而後進也余學詩二十年未能窺詩人之閫奧至正二
十二年始交本初於九峰三泖間因得所著五言古詩
若干篇五言律若干篇精神心術皆盡於此而中州之
綺麗有不足觀矣其門生弟子將鋟梓以余知本初之
深也求序冠其篇端故不辭而書之本初錢唐人性坦
夸與物無競早遊四方凡山川形勢欣戚感慨一於詩
形之而世之勢利泊如也觀其詩可以知其人矣

舟行文集卷七
三
耽羅志略後序

耽羅距中國萬里而不載於史蓋以荒遠略之也至正二十五年樞密院掾曹永嘉李至剛從副使帖木兒卜花公往守其地明年奉詔還京師至剛以疾不得俱乃畱松江因記所歷山川形勢民風土產編而成集釐爲三卷題曰耽羅志略將鋟梓鐵崖楊公旣爲敘其端矣復求余說余伏而讀之因撫卷歎曰炎漢之興張騫以郎應募出隴西留匈奴中十年後亡至大宛爲發導驛抵康居傳月氏從月氏至大夏竟不得其要領歲餘歸漢爲天子言之未能有如耽羅之爲詳也司馬相如之通西南夸至用兵而克之邛笮冉駹斯榆之君雖請內

屬而長老且言其不爲用者由是觀之國朝受命百年
四方萬國咸在天光日華之下雖遐陬僻壤窮山絕島
亦不得而外焉故至剛得與大臣涉海萬里而鎮撫其
民未始頓一兵遺一鏃爲國家病則視歷代之盛實有
過之者而是編尤足補紀錄之缺使列之輿地中國之
士不待身經目識而已悉海內之境若過鴨綠窺搏桑
也於是乎書

遊仙詩序

遊仙詩何所始乎始於離騷遠遊之作也天下固無神
仙之說而屈子不答於君放乎湘潭蓋將隘六合鄙薄
俗排風御氣超然物表與日月齊壽以盡無窮之變觀

其托爲王子之言曰道可受兮不可傳其小無內兮其
大無垠毋滑而寃兮彼將自然一氣孔神兮於中夜存
虛以待之兮無爲之先庶類以成兮此德之門則自廣
成之告黃帝者莫之能過此真神仙之要不待餐六氣
飲沆瀣漱正陽食朝霞而後謂之神仙也後有何敬宗
郭景純者互爲遊仙詩不過詫安期羨門之高假蓬萊
方丈之勝而欲去此適彼其於屈子之言有得否乎惟
其詩自成一家飄飄然有凌高厲空之想詞人固多儼
之而能與之頡頏後先者甚寡錢唐陶菊莊氏早遊京
師與一時薦紳相周旋已有能詩聲籍籍在人耳及爲
松江文學掾出所著遊仙詩十篇示余且以近體七言

爲之此尤古人之所未有也雖大篇長什不能盡觀是亦足以窺其高懷遠識要皆祖於離騷之言非特儼何郭而作者也余非善詩也而於詩尤好獲見菊莊之詩惡得不爲之驚喜而賞激耶視區區凡近之語剽賊前古者真可盡廢矣當時與之遊者亦旣和而成集兵變以來散佚不存獨菊莊之藁幸畱故篋中且求余爲之序因書以冠其篇端他日尚當演之於後云

灌園集序

灌園集者秦溪馬君文璧之所著也文璧蚤歲從鐵崖楊公授春秋學尤工詩與書畫每遇佳山水必托之豪素有董北苑米南宮之法輒自題其左時號三絕余嘗

講學雲間文壁自杭來過相與放舟三女岡下登埜王
讀書臺酒酣慷慨歌魏武帝短歌旁若無人觀者疑古
豪俠士也別去十五年中遭兵棘意其涉艱蹈危壹鬱
無聊之氣胸中必不能受而且灌園三泖之上欣欣戚
齊得喪益昌其詩類以成編凡五百餘首出以示余誦
之不啻鼓空桑以破瓦缶之音進大羹玄酒而撤芻豢
之味信其發於天機不待雕肝琢腎之爲工也且求余
序余惟唐李白杜甫以降作者非一人擷秀於中興間
氣河嶽英靈搜玉國秀諸集識者猶病其乏風雅之遺
徒以蒿天下之目繁天下之耳矧其下者哉吁詩亦難
矣文壁脫去凡近雄詞麗句或得之一花一草之微猿

嘯鼙呻之夕野橋風雪之中行役羈離燕遊登眺之夕
兩金朝嵐暮靄變態之時五茸獵場髑髏枯草傷心隨
淚之地羈人之憤思婦之哀神仙隱者之趣曲盡抒寫
之妙婉而不迫奇而不僻蓋有唐人之風裁矣使其翺
翔萬國覽黃河太華之勝大篇短章又不止於是也嗚
呼氣化之變非復混一之初而文章日趨於骯髒獲見
文璧之詩得不一加擊節乎遂書以冠其篇端云

用武提要序

用武提要二十篇集古之成法也一曰立軍分職嚴部
署也二曰建旗置鼓壹視聽也三曰選將存亡之繫也
四曰簡士勝負之決也不教而戰棄士與敵故精教練

申號令次之勸懲以礪用命不用命故明賞罰次之什
伍相保故謹分塞次之至練卒以嚴進退用騎以知險
易營壘以宿兵斥堠以防寇行則設鄉導戰則分隊伍
而坐作擊刺亦皆有法焉他如審地利之高下察敵勢
之強弱論間之難候氣之審有不可廢者雖孫吳弗過
是矣兩河首難豪傑並起名王重臣授鉞四出往往覆
車殺將不知用武之要故也嗚呼有國者不可黷武亦
不可以玩武自七書之禁旣嚴天下罕習之者雖武臣
子弟亦莫之講此玩武之弊甚於黷武宜其一旦潰裂
弗支使吾民爲虜者十九也方今張皇六師期復版圖
之舊則是書又可閱而不出哉微乎微乎至於無形神

乎神乎至於無聲余固不得窮其巧已然聞荀卿之論
兵首及附民亦未始外吾儒仁義之說蓋結天下之本
在是用武之道又可舍是耶錢唐俞在明氏將鋟梓以
行世求余序冠篇端故特舉其凡而復申管見於末如
此任將帥者或有采焉亦臨事而懼好謀而成之一助
云

瑞蓮詩序

至正二十六年夏六月十有三日璜溪夏士文氏有嘉
蓮一開漪瀾堂之前沼觀夫秀鍾一氣幻玉女之祥雲
危拆雙葩洗仙人之夕露瑞方連理之木名表合歡之
花綽約爭妍輕雲欲舉擢中流而儷彩扇回次以激芳

水闊霜皋識弄珠之漢女月明煙渚送弭節之湘君豈
當世之文明以著家之訢合雖荆表田真之義旣悴重
榮杏符徐績之行始異卒合未若斯之參差壘見左右
旁敷是宜宣之詠歌播諸紀載宮沉羽振叶八音於管
弦玉綴珠編陶七情於觚墨茲敘其實式冠於端

偏旁辯証序

自洪荒旣裂而有文其法具於六書而數則窮於萬有
一千五百大篆易而爲小篆小篆易而爲楷書其變不
一然豈有舛於一波一戈而戾六書之法哉後世小學
旣廢而率承俗書之譌妄意古文不可盡求之點畫之
間如以寧爲丁以丁爲一爲省文示意文愈變而失愈

繁矣則偏旁雖非大義之所損益學者惡可略而弗校
以致魯魚帝虎之謬與宋紹興進士毛晃增脩四聲之
譜既已正其偏旁如支支母母爻爻美美之類固足以
為經生學士之助而扶風馬君文璧獨病近習之多出
於私見豔之為艷夷之為夷丰之為丰船之為舡尼之
為屈屈之為屈晉之為晉臺之為臺鑪之為鑪鐙之為
鐙是非瞽亂於是詳求同音異用同形異从一點之分
一畫之別悉攷說文及五經等書釐而正之凡若干卷
題曰偏旁辨証其視毛晃所定為有加焉既成編挾以
示余且求序其首余閱之累日竊歎文璧用心之勤如
此若余之不善書者從俗踵譌弗辨其誤而復誤一時

清江文集卷七
之人也寧無愧乎嗚呼字必有義而義各有從使不求其類而混之無別其累豈特場屋去取得失之間耶是編之出非特有補於小學之功用之文章而施於金石則可以合古昔而傳將來矣予方挾兔冊以訓童蒙至有所疑尚獲從而考之猶覩今日之楊子雲也故書其說而亟勸鋟梓以廣其傳云文璧善古文詩歌書似顏魯公畫似董北苑中吳士大夫咸稱之偏旁辯証蓋特緒餘而已所學浩乎無涯余固不可得而測焉

清江貝先生文集卷七

清江貝先生文集卷八

雲間集

送石仲明序

嘉興尹秦郵石侯仲明之代也三吳之士莫不悵然而
憾與山墟海聚之氓雖不及識侯而一登其堂者咸駭
焉非特秀之一邑也及其守崑山也則其士又躍然而
喜山墟海聚之氓不及識侯而一登其堂者咸信焉非
特一州也吁仲明何以致是耶夫民之利病繫其守令
之得失天下之廣環百里而為邑者非一求令之賢者
不數人環千里而為郡者非一求守之賢者不數人令
而賢則利及於百里守而賢則利及於千里故能安生

樂業於遐陬僻壤大山長谷之中否則爲病奚啻蛇虎
之毒哉守令之賢者不數人其得之難也如此故日夜
冀其父母於我也若歲焉使一朝以無罪去則是終不
得賢守令以父母於我而民之窮且死者欲其脫蛇虎
之毒無時矣仲明之爲人余雖不獲接而攷其所施即
三吳之士與民稱之者若符之合其賢可知已嗟乎有
國者務仁其民爲簡守令而牧之恒病不得其人得其
人而使不能行其志又豈務仁其民之心乎此余以毀
譽進退數易不安爲今日惜而幸仲明由秀而升崑山
也秀爲余鄉侯之均賦興學於數月間其父兄子弟蒙
其利者深矣是行也必推其施於秀者施於崑山可知

已然不能不爲秀之父兄子弟惜焉王君弘道者與余
言侯之賢且求文以道其行故書其說蓋不獨爲天下
守令之勸而爲天下守令之警侯名光著由寶泉庫提
舉四轉而爲今職云

送章起潛序

余病天下之士有其位而局於才不能有所施有其才
而局於位不得有所施有其才有其位者宜也非幸也
有其才無其位者不幸也無其才無其位者亦宜也非
不幸也無其才有其位者幸也然君子論其才而不論
其位才浮其位雖卑冗而與之位浮其才雖尊顯而斥
之固異乎常人之所見已常人知有位而已惡計其才

弗才耶甚矣後世之不公若也古者度才而官位必稱其才又何議乎後世官其所私而才不稱其位故不得其宜而有幸不幸存焉而爲士者往往恥局於位而不得有所施不恥局於才而不能有所施何其才而黜不才而進者多也嗚呼其亦時之使然與抑亦有國者不能求才以任之也松江儒學史華亭章起潛氏早歲力學不倦數遊搢紳間然不得奮於上其亦不幸而局於位者特於升斗祿爲養余初未之知一日耳其議論下上古今心已異之及觀所爲詩歌清麗有法能言人所不能言惜潛之有其才而無其位不啻沖霄之羽回翔蓬蒿之下也余又可以位之卑而易之哉故樂與之交

久而益篤蓋亦與其才之有過於尊顯者也異日上之人求天下之才又可遺潛已乎盈考而去澄江包君叔蘊陳君履信禦溪張君夢臣荆溪蔣君以愚賦詩以贈之而求余爲之序於是乎書

送方德玉序

按周官醫師掌醫之政令聚毒藥以共醫事凡疾病死瘍者造焉則使醫分而治之歲終稽其事而制其食十全爲上十失一次之十失二次之十失三次之十失四爲下夫二氣錯行互爲勝負而瘡首痒疥癰寒上氣之疾作苟失其養則夭其天年有聖人者出哀民不幸置醫以參兩其變而眡劇易之徵自岐伯俞跗秦和扁鵲

倉公克審其用以贊造化者也周以降醫無專官宋有
郎大夫之職及翰林諸醫國朝因之內立醫院外立醫
學尤重其任矣方君德玉者世業醫其先由汭徙錢唐
至君而名益顯歷仕永嘉天臨番陽平江今年復命攝
松江醫學教授而學之諸醫來求余言以送之余雖交
德玉之日淺然聞其治人能察羸盈休王以盡攻之之
術往往起人於阡疢亦吳中之良醫也他日醫師考所
述之狀必有十全之功豈不為王政之一助乎

送王至善序

維揚東南一都會四方之所走集百貨之所填委民生
其間不務稼穡雖髫鬣之童耳亂鄭衛而目蒿妖冶長

則走狗飛隼擊九蹋踰窮日夜爲樂蓋其風聲氣習之
使然而詩書禮樂之教有不能入者其有趨於長厚力
學好古而聲色狗馬不足以惑之則爲豪傑之士出於
風氣之外世又不恒見也王君至善者其在淮南幕府
時已熟其名及爲松江提控而余亦分教茲郡始獲與
之相周旋聽其言攷其行信其力學好古而不囿於風
氣者也夫力學好古不囿於風氣余於揚之士誠百一
而爲收焉三年之中上佐一府之理下總六曹之事糾
其違而稽其怠由是上官多所倚辦而莫能干以私又
可見其蓄之大而應於時者有餘養之完而見於守者
不變如此獨惜其局於位而不得盡究所蘊也今年春

書滿而歸余不可以無言故特舉其人品之高不與俗
遷者論之嗚呼今國家庶事方殷以至善之才非久於
簿書者將見信於既屈之餘譬之萬折之水東於龍門
呂梁而後達於海千尋之木厄於霜雪而後參於天爵
祿之來惡可涯也哉

送王子淵序

余至淞之明年識澄江王子淵於類宮時家毀於兵落
魄無業太守王侯彥強以故人子遇之周之以粟既而
去遊吳門者久之今年冬返淞上無僦屋之資寄食龍
門寺孱童敝衣泊如也方王氏盛時四方遊士之無歸
者三族之無養者必造焉子淵不以疎戚而汎濟之家

之有無弗較也故其仰於王氏者非一人矣海內兵變
江南北鉅姓右族不歿溝壑則奔竄散處豈一王氏哉
其貧與賤所謂不以其道得之者也然子淵所嘗內交
者反眼若不相識未有矜而振之又且肆其譏焉以王
氏之施於昔而背於今如此況彼之吝於施者乎昔薛
公之相也以取士傾六國而賓客趨之不啻朝於市及
一旦失位則去之富貴多友貧賤寡交亦勢之使然也
又何怪焉則子淵可以不足介於中矣然余於是悼時
之不古而人情益偷抑利不足以結人也子淵通醫藥
治疾多愈遠近稱之而利人之心不懲其前汲汲焉恐
不及其天性之厚與衆人相去千萬矣余因書以道之

云

贈醫師沈光明序

處暗室者具目之形而不能覩一室之中則必戚焉不
樂思火而燭穴而牖然後以爲快矧瞽而不覩日月之
光八荒之大泰山之高如夜索途而莫知所從則衣之
以文繡享之以五鼎勢與王公等亦必不樂也苟有能
治之者昭昭然見日月之明八荒之大泰山之高將不
遠千里造之以求其大快於己夫有大快於己雖無文
繡之衣五鼎之享王公孰加焉此皆樂之至矣雲間沈
光明者其先世嘗受術於龍樹師內障凡三十有六外
障凡三十有六悉能治而去之不啻金篦刮膜而始之

無所覩者豪芒可辨也光明克世其學邑之大夫士咸稱之余始而疑終而信既而竊歎之曰天下之瞽於目者有良醫以治之瞽於心者獨無良醫乎瞽於目者什一而瞽於心者恒什九明於日月者弗之察大於八荒者弗之顧高於泰山者弗之見由是是非邪正之無別禍其身而蠹其國豈非瞽之深者與心之瞽甚於目之瞽治其心者愈於治其目矣潤之以六藝廣之以道德塞可通也蒙可啓也徹乎遠近視之而無不周也極乎小大測之而無不合也則其爲快奚止於目之能覩耶余因彼而感於此矣今年秋賀章者目病而視眊遂造光明治之旣愈來求余言以贈之故爲書其說且俾吾

學者有所警焉

元故兩浙都轉運鹽使司照磨任公墓誌銘

公諱耜字子良姓任氏世爲蜀綿竹人實少師希夸之後九世祖嘗官四明因徙家奉化之崎山曾大父處恭大父果德宋進士迪功郎父士林字叔實湖州路安定書院山長一號松鄉先生公自爲兒時如成人讀書一過輒記不忘旣長肆意經史博通旁攷務極根柢嘗侍松鄉先生遊錢唐一時達官貴人皆折行輩與之交初辟松江府史歷江陰鉛山二州盈考疏於江浙行省板授橫浦場典史轉江陰鈔庫副使江浙理問所提控案牘轉海鹽州提控案牘陞兩浙都轉運鹽使司照磨兼

牘轉海鹽州提控案牘陞兩浙都轉運鹽使司照磨兼

承發架閣事上官以公老成習法事多倚辦至正十四
年督課會稽四明申其三則民競勸無敢後朝廷兩遣
使持御酒文繒賜之嘗道出曹娥廟下顧瞻咨嗟曰是
女入江抱父屍出者釋老之宮巍然相望而此棟摧瓦
腐不支風雨豈非有司所缺與亟率其屬捐俸葺之蓋
其行事尤先於風教所關者如此十五年繼分部永嘉
天台及還民為刻石頌德十七年春告老歸華亭城北
之別墅而間關兵馬之間身已病矣明年春二月庚午
卒得年七十有一公同生三人兄來字子駒蚤率妹季
環娶錢唐孔氏先聖五十八世孫郁之女先三十三年
卒男二人長文虎江陰州佐史娶孫氏年三十九卒次

嗣宗處州路鮑邨務都監娶何氏女一人孟淑適浙東
元帥府奏差鄒士廉孫男二人長繼祖娶沈氏次紹祖
孫女一仲貞適鞠希魯曾孫男一公卒之年兵興不克
歸祔松鄉先生兆次卜葬於松江華亭鄉蟠龍塘西馬
駝巷之墟子文虎祔焉築茅堂若干楹顏曰敬思復置
田七十畝有奇以給歲時之祭戒子孫毋侵其入公天
性孝謹初松鄉先生沒撫柩哭幾絕既葬廬墓三年凡
家之所蓄一不經意惟取先生所著句章集藏之其在
理問所時命儒師鋟梓行於世嗚呼代之爲人子者惟
知寶其珠玉競取而有之鮮知前人翰墨之爲寶者而
公於片言隻字未嘗委棄而磨滅使松鄉先生之奇文

公於片言隻字未嘗委棄而磨滅使松鄉先生之奇文

章照曜後世不與草腐木斃其真能子哉既葬五年而
墓銘猶缺其仲弟來翁狀其族出行實攜嗣宗來謁貝
瓊於松之泮宮乞銘銘曰

任祖希夸本蜀綿竹逮公之生遂大其族出而試吏孔
仁且直百鷲一鶚孰與之匹不好而黨不惡而仇世莫
予訾位局聲流三年海陬再膺帝寵既老而歸食無餘
奉惟堂必基惟穀必菑苟豐其積曷嗇其施蟠龍之西
馬駝之宅公行不泯視茲貞石

郭處士壙誌

先考諱士元字元之世居嘉興之北郭曾祖儀卿宋朝
奉郎祖晦擢進士第授常州無錫尉七轉為都督府機

宜文字官加贈朝散大夫父不妄元饒州路德興縣儒
學教諭始生而穎悟既長力學通尚書經父沒時甫二
十即教授華亭之楊溪以奉母趙氏陸氏熒然孑立備
歷艱難常應進士舉再忤有司意遂隱不出自號溪南
處士終楊溪之寓舍嗚呼痛哉其生以己亥十二月二
十四日沒以戊申十一月二十二日春秋七十娶婁氏
先十五年卒生子五人長仁娶陳氏次時娶宋氏繼娶
張氏次禮娶周氏次括娶吳氏次至未娶孫男三人本
穎睿孫女一人寧奴惟是藐諸孤既卒襄事屬軍興未
克祔錢唐法華山先塋之側乃歸骨於嘉興以婁氏合
葬永樂鄉之原不用浮屠法遵治命也謹次其族出鄉

里歲月刻石納諸壙仁等泣血謹識李黼榜第二甲進士會稽楊維禎填諱

江山尉中玉先生黃公哀辭

樵李黃公中玉者平山先生之子比玉先生之弟也博學強記東南之士咸推之以父蔭授江山縣尉時海內鼎沸詔徙行臺於紹興以控制閩越至正丁酉大夫擢公爲參謀統鄉兵守衢婺越二年城陷遇害一門十三人俱沒長子孟輔出而僅免嗚呼先生之忠烈固無愧於古矣余於先生爲鄉人且早從其叔父次山公遊故述辭而哀之辭曰

惟上帝之孔神兮信禍福之異施何先生之不幸兮獨

罹厥災豈其積之不厚兮又豈行之或虧鬱佐時之明
略兮試一割於南境輪旣摧於九折兮雖善御而曷騁
衆鳥紛其高厲兮鳳燭翼於湯池盍低回以遠戢兮俟
有道而一來日慘慘而晝晦兮風蕭蕭而夜悲悼先生
其不返兮邦亦傾而莫支嗚呼舉貪生而惡死兮匪伊
人之攸異歿固有重於生兮蹈白刃而弗貳苟吾義之
旣獲兮肉雖醢其奚傷與平原而爲朋兮越千祀而齊
光彼懷祿而有泚兮日幾何而不亡仰寥廓而些之兮
流余淚之浪浪

清江貝先生文集卷八

清江貝先生文集卷九

兩峰集

觀魚說

余讀書朱氏西齋左苑而右渠書稍輟凭檻而注目焉
方天不雨水涸可越魚皆徙而去之其不及徙者戢戢
泥沙中蹙鱗捐介日就於殆將爲烏鳶之所啄螻蟴之
所噬孰有援而活之者余觀之戚焉以悲及春夏之交
淫雨彌月不止百川暴溢浩乎如雲不見涯涘渠亦豬
而爲大澤矣於是小大之魚畢萃洋洋然而泳喁喁然
而噏有戲而喞者有觸而躍者有驚而逝者往來無時
隱見無方余觀之又歡焉而悅乃爲之歎曰噫嘻天下

清江文集卷六
之物各有所依而魚之所依者水也昔之局而戚者失
所依也今之縱而適者得所依也苟得其所依其樂如
是矧遇風雷乘洪濤而上龍門者當何如哉以魚之一
物驗天下之物使各得其所依相生相保其樂奚啻魚
之縱於水也天下之物各得其所依相生相保亦若魚
焉則余之悅於心而無憾者亦不止於觀此爲足也所
懼不得如魚之得所依嗷嗷焉有泥沙之困而日就於
殆焉得不重余之戚乎故爲之說

糜母張氏孝節傳

樵李之幽湖張氏女歸同里糜正生二子而寡時年二
十有六誓養舅姑不再適舅姑沒粥衣而葬二子旣長

告以父志俾從師讀書遂以儒名於世咸稱張之教也
至五十七終

貝先生曰婦之事夫猶臣之事君惟貞與信而已貞則
不隳其節信則不貳其心然上下數千載之間求之千
萬人之中如衛共姜者千百而什一也有元之興聞共
姜之風奮於閭閻克盡貞信者非一而余之所知者京
口之王氏新安之吳氏尤較然著明者也當是時朝廷
清明方將以貞信之行勵化率俗故有司特上其事咸
旌其門斯爲盛典已若山墟海聚素無詩書之習而有
貞信可稱者則姑胥王珩之母樵李縻實之母焉實母
於夫之沒也堅執婦德歷三十年之久凜然如秋霜烈

日使死者作於九京則見之而色不忸心不餒其去自
淪於禽獸者奚啻萬萬視共姜亦何遠耶屬四方有戎
馬之事不得上請而旌之以爲天下勸然其貞信見於
士大夫之詠歌者又可得而掩之哉當與京口之王新
安之吳並立於天地爭光日月矣吁以一婦人之賢足
以表之於世不與草腐木斃矧烈丈夫不失事君之義
者乎世降俗媮甚者叛於利害之頃未有死生一節如
婦人者抑可歎也夫抑可歎也夫

西郭生傳

西郭生名士桂姓陳氏其先括蒼人五世祖宋少師退
菴主秀之崇德簿崇德地四平無山其俗質而尚文退

菴樂之遂卜縣西之南津居焉至子清毅公開府益大
其門清毅公性剛介累官至尚書通歷六部既老穆陵
為書清節高風四字褒之因表其閭曰清節里元季清
節里第毀於兵後築月城其上生奉其父螺室先生辟
地於外者十年既定而歸結廬月城西謝客讀書受業
者恒數十人時螺室已沒生亦無任意或曰以爾之才
盍乘風雲翔天衢與一時顯者相頡頏顧摧氣局志枯
槁田畝中無乃左乎則應之曰猩斃於醪蠅溺於汁魚
觸於鈎蛾焚於燭皆昧於所戒也吾可據非其所據禍
其身以及其宗如猩如蠅如魚如蛾為小夫孺子所笑
耶惟日營涸灑上給八十之母取遺書以教子使不辱

吾先志願足矣聞者高之

貝先生曰余少時嘗從螺室先生遊故知其世系爲詳且獲觀家藏宸翰龍盤鳳翥之勢雖歷時已久猶欲飛動爲之歎息當是時都高位柄大權或一再傳子孫已陵遲不振流爲阜隸回視熏天氣勢若可憑藉者忽焉澌盡而電滅陳氏先後幾二百年而清毅公之澤存而不斬德厚者流光詎不信與西郭生旣與時杓鑿故不求用於時余觀其志亦豈時之所能用哉

鳴鶴軒記

傳稱衛懿公好鶴余嘗爲之解曰鶴誠有可好者夫巧於萬變觸笙竽而鼓琴瑟不如百族之蠱人然潔而不

於萬變觸笙等而鼓琴瑟不如百族之蠱人然潔而不

可汚介而不可狎類乎士之有道者當天寒夜半白露
初降則引吭長鳴洪而遠清而亮足以破啁啾之聲殆
非百族之所及故詩曰鶴鳴于九臯聲聞于天以其處
乎近而達乎遠也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以其出乎
此而應乎彼也宜懿公之好之有乘軒者亦異乎衆人
之好已衆人之好鷓也翠也鸚鵡也惡知鶴之爲可好
然以鶴之異於百族至於乘軒則天下之士將慕而歸
之可以守其國而四鄰懼寇至授甲而莫肯爲之戰實
衛有可亡之道鶴惡能亡之也哉使不好鶴其國有不
亡者乎彼不是察而尤其好鶴鶴豈不愈於蠱人之百
族耶惟其由鶴而亡亦鶴之不幸已故知衛之亡非好

鶴之過也時未有發余之說者錫山楊君德中嘗畜一
鶴以鳴鶴顏其讀書之軒蓋將以鶴自況且求余爲之
記余交德中三十年實吳之奇才也始由州佐史擢於
風憲歷江東浙西二道不以好而同不以仇而異故一
時上官咸敬而憚之及張士誠入吳即引而去之隱於
父山之陽義不苟祿日與鳴鶴爲伍抑無愧於鶴之潔
而介者其視陸平原當主昏國亂不能如季鷹之高及
收而思聞華亭清唳何見幾之不早耶故旣辯非鶴之
亡衛且美德中之獨高也是爲記

一粟乾坤記

一粟乾坤者沙門理公宗元燕坐之室也余一日與二

一粟草也者沙門理公宗元燕生之室也余一日與二

客過焉怪其名之侈而義之微也從客而詰之一客曰
天地糟粕也人於天地贅疣也蔽於小而不悟其性於
虛空者見天地之大而不見其有大於是者也故以天
地視人則人爲天地之一粟以虛空而視天地則天地
亦虛空之一粟耳曷爲紛紛擾擾堯舜以一粟相禪爲
讓湯武以一粟相攻爲爭此有識者所以旁立而竊笑
也一客曰嘻夫天穹然在上吾不知其幾千萬里之高
夫地隕然在下吾不知其幾千萬里之廣而吾齊之以
一粟惡乎而齊哉然自其虛而觀之斂之至密不盈於
一粟推而放之則彌乎六合是一粟已具乎乾坤乾坤
不間乎一粟也非盡參互神易之道烏足以與之此堯

舜湯武爲能範圍其大用也二客之論蜂起而莫之能
一余歸而思之由前之所言蓋病其有而以一身之小
等天地於小也由後之所言則崇其有而以一心之大
參天地之大也嗚呼物而不化者雞鳴而起日入不得
休如負版而不悔則舉空之說使知一切之爲累者厭
而弗居遺而弗存可也達而不拘者舍事物之粗而欲
造乎窮神知化之地如凝冰而不察則舉易之說使不
過於一偏可也天地無窮也以一粟視之必有能辨之
者明日宗元來求文爲記遂書以貽之俾自攷焉

聽雪齋誌

凡物之聲通乎耳而天聲之可聽者莫過於雷電之激

凡物之聲通乎耳而天聲之可聽者莫過於雷電之激

薄風雨之迴合使人通夕不寐雪也者微而不可聽者也於其不可聽者而聽之此其善聽者乎故當一氣凝而爲雪聯翩飛灑徘徊委積固不解以爲聲或著物而有聲簌簌然如飼春蠶以爲有而莫可尋以爲無而若可察苟非心極其清耳從而清者惡能聽其聲於無聲也哉是時也天晦無月夜坐一榻上類凍蠅之待日及其旣旦則連林俱縞大地盡白不啻海濤涌而雲氣合坎者旣夸卑者旣突萬象畢入鴻濛中而反太素之天漁人樵子弗辨往來之蹊莫不動色相顧以爲異而君子聽之欣然以爲大快於己雖張鈞天廣樂於洞庭之野奏賓雲於幔亭之峰又何以踰其樂耶夫衆人非不

可聽也富貴者聾於五聲而不及聽窮約者雖聽而不
知其為樂惟君子會其聲之潛於空寂者亦猶太羹玄
酒得其味於無味歟得其味於無味為善嗜得其聲於
無聲為善聽君子所以異於衆人也錢唐戴良佐由吳
門徙家及山之西謝客讀書適大雪夜降殆有得於傾
耳之時遂以聽雪名其室而求余為之記因書其說他
日雪夜操舟相過尚能為君賦白雪之歌以狀聲之妙
已是為誌

水竹居記

距禦兒東六十里曰澄林其地多蒼筤竹青環翠合不
啻左泉而右淇也方承平時勢家據沃饒地鑿池築囿

為觀遊之所計澄林棄壤委之田夫野老莫有爭者及
三吳兵變所至成墟荆棘參天獨田夫野老無廢興相
尋之感而水之濶濶竹之脩脩誠可託而忘世者此包
生克恭厚直購之而居之外寬內密不侈不陋當三伏
之炎也千原火燎而天風時至其戶內淒淒然如空山
之秋大雪之晨琴瑟笙竽合奔湍而交作則所以安乎
體而適乎心者豈必高棟連雲周阿蔽景哉余嘗過之
俯遊儵之出沒仰飛鳥之往來悠然與心相會眷眷不
能去安得徙家其旁為東西鄰朝夕之間方舟上下豈
非一快耶嗚呼地之勝必待乎人人之高必因乎地錦
江麗矣杜甫客焉愚溪僻矣柳宗元宅焉今幸有其居

以遊以釣以弦以誦是可樂已故記之

恒齋記

海昌郤克讓學醫於戴德齋氏未幾通其術德齋且懼其易之也戒以守之之難克讓乃題所居之室曰恒齋既揭師之戒於坐隅復徵余申恒之義余惟天地恒其位故高下不易日月恒其明故晝夜不息君子法之必恒其守焉而世之有恒者為甚少也孔子誦南人之言且舉易所謂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而斷之曰不占而已矣警其人也及論聖人至於有恒則曰無而為有虛而為盈約而為泰難乎有恒矣傷其俗也嗚呼恒則誠不恒則偽恒則敬不恒則怠聖人之不可及者豈果異乎

恒則僞恒則敬不恒則怠聖人之不可及者豈果異乎

人哉所以異乎人者亦恒而不變若天地日月而已故
有恒之與聖人雖非其倫欲進聖人之室者恒其門乎
銳乎前而退乎後非恒也謹其一而謾其二非恒也農
恒於農而不去乎野故其地日美工恒於工而不去乎
肆故其器日精矧欲聖人者烏可無恒耶克讓儒而醫
者也其知主於恒已醫一技耳死生繫之必進乎俞跗
扁鵲倉公之巧而爲醫之聖凡書之所論有淺深以有
恒之心求之則可以造理藥之所施有緩急以有恒之
心察之則可以成功彼射利小夫又惡能及乎此而以
恒爲務與由是觀之醫且不可以無恒斯足以應人之
求爲吾儒者其亦有所警也夫

東齋誌

錢唐沈復東氏幼穎悟好讀書既長授醫術於海昌慧力寺之忠上人取黃帝岐伯所論及漢以來張仲景劉守真李東垣諸家書窮日夜讀之遂造其闢奧忠亦無以過之者於是無貴賤貧富凡有疾者輒造復東請焉起人於阽危者數矣然一以利天下爲心其施甚博而取於人者甚廉故咸稱其有宋清之風無市井小夫之恒態焉徙家紫微山之麓因顏其室曰東齋過余清江一曲求文以爲記余惟東之爲方震也日至夕而入度周天三百六十有五復升於東而爲旦則旣晦而明光曜一新寐者覺伏者翔是一日之所始也歲歷冬而終

日周三百六十有五復旋於東而爲春則旣塞而通一

曙一新寐者覺伏者翔是一日之所始也歲歷冬而終

日周三百六十有五復旋於東而爲春則旣塞而通一
氣旁達死者蘇蟄者伸是一歲之所始也嗚呼天地生
生之道莫盛於東而爲萬物之母焉故四方定位東爲
首南次之西又次之而終於北若生者其體生物之仁
將以仁其人與抑又即其勢論之岱居四岳之宗而海
受百川之歸蓋山之峙於東者莫高於岱水之會於東
者莫廣於海生尚益進其術雖未達而仁天下尚足以
仁一方一方之人仰之猶四岳之岱百川之海豈不獨
雄於時而爲其所宗且歸如仲景之徒歟亦在夫積之
而已復東謝曰博哉東之說矣請揭諸壁朝夕覽之以
自勗焉是爲誌

清江貝先生文集卷十

兩峰集

春暉堂記

余讀孟東野慈母吟未嘗不三復其辭為之慨然流涕也嗚呼論德莫大於父母故蓼莪之詩曰欲報之德昊天罔極是以父母同乎天矣東野又以慈母之厚同乎四時之春焉自寸草之微觀之冰雪之涸天風之烈莫不凋落腐敗如萬馬蹂躪無一存者及氣之閉者既通而物之殺者復蘇則萋萋莽莽其生自有不可遏者當是時充塞六合之大一春暉耳而慈母之德似之拊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豈特壯而有事四

方而憂其行之久哉此人子之春暉不可以不報者不報不子也然亦不知其所以報也何者其所施者無窮故其報也無窮五鼎之適口惡足以爲養八音之悅心惡足以爲樂乎或效於事而不得報焉於是即一衣而有春暉之感如東野者至形之於詩歟然蓼莪之詩人兼言父母而東野專以母言者豈以父母之愛雖同而慈母爲尤甚或者其母獨存故不及於父也且自比於寸草者亦匪莪伊蒿之意傷其不爲天下之美材耳余蚤不天獨與母居貧無以爲業二十餘汲汲東西南北以營衣食不及朝夕在其左右旣老又不能行道於上身顯而名立以爲親榮徒貽其憂而莫報其德固有愧

於春暉也多矣岳君東伯者名臣之子孫也折節讀書以明經選於有司未上浙江行省丞相達識帖木兒板授傳貽書院山長其母春秋已高而康寧無恙遂以春暉名其所居之堂且求余爲之記余知其與東野之所感者今昔不移而克報人之所不得報非若余之徒懷區區之心如寸草者惡得不重有所愧乎噫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將見天下之人觀東伯名堂之義有以感其同然之心而思報春暉者非一余豈一書而已哉

清隱堂記

紫微爲海昌第一峯而廣福寺者實據紫微之勝宋慶曆間慧悟大師之所建也距今四百年矣慧悟之徒因

公度地寺之東北剪茅築室題之曰宦軒後禮公又築清隱堂於宦軒之北爲燕坐之所繼禮公而興者未暇詳其人而在元季則有進菴先公起山興公春山勝公瑤山珍公大銘鑒公明遠景公源委相承皆一時之傑然者也時清隱多歷年所棟摧瓦腐不支風雨勝公圖撤而新之首發私幣以倡其徒經始於至正十有二年五月落成於是年八月并葺堂之東西兩掖其制視前爲加廣焉又以其羨造用器備歲時之設無俟假於人矣十三年鑿公沒越明年珍公繼沒而興公嘯詠不事事庶務悉倚之勝公十八年先公復沒則耆老凋落過半勝公亦孤立而無助矣矧歲入不給賦斂日煩於是

內營外應凡十有五年雖震撼擊撞盤錯紛糾處之卓然不見跋扈之患奚啻砥柱屹立波濤中衆恃之以爲安也今春秋已六十因命明遠代掌其事即退而休於清隱焉每一食之頃輒懇懇爲言自少至老執勞不倦及兵交境內學佛之徒散於四方而守是區區不去者懼負先公之所託且欲遇變而益厲耳我後人其念之哉其念之哉明遠旣服其訓且求余記其本末之詳俾來者知其所積非一世所成非一人觸於目而警於心也余乃爲之歎曰天下之事必有所基以開其後必有所述以成乎前而代之忽堂構之寄者抑何衆也近而吳越之區自五山之盛至於山臺野色炳焉金碧之交

煥者忽已走狐兔而翔鷓鴣而一堂之小歸然如靈光
獨存豈非善述之大效為能圖前人之所難者與大雄
氏以天地為幻若無待彼為損益而先後之樹立如此
亦教之所關也嗚呼廢興存亡相尋於無窮猶寒暑夜
旦之必然實繫於天而不繫於人也然天不可必也其
可必者人而已故盡人道以聽天可也責諸天而遺乎
人不可也是昔之繼進菴者在春山而今之繼春山者
又豈不在於明遠耶將見慧悟之傳久而愈熾已故為
書其說使揭諸壁且不特以勗明遠異時之後明遠者
其亦鑒於茲乎明遠年甚少深於教乘至若讀書鼓琴
工五七言詩皆其緒餘云洪武四年龍集辛亥夏五月

工五七言詩皆其緒餘云洪武四年龍集辛亥夏五月

初吉樵李海鶴生貝瓊在爻山草堂寫

半間雲記

海昌廣福寺之逵上人者鑿崖構屋高出飛鳥顏之曰半間雲且徵余爲之記余乃詰之曰雲之狀何如也上人曰當清秋時天將雨初氤氳上升如蒸饋既而被覆岡巒又如玉女曝衣不見遠近及天風引之入吾室中泛窗戶撲帷幔排之而不能去攬之而不能執皜然如犯大雪山行覺有清氣淒淒逼人如泳秋濤中前開而隨合莫測其涯際也始吾甚厭之然一榻之外舉非吾有吾特寓焉而已矣雲之止耶吾不以爲窟雲之去耶吾不以爲泰中分吾室而居之夫豈不可乎復徐而思

之達官巨姓築第綿里屹乎山迴翼乎鳥舉雖欲一與雲接而雲且不至焉不過畜聲技藏寶玉所以瞽目而簧耳者朝暮交於左右及元季兵變又皆效於武夫悍將污於宿隼飼馬之所雖惡之若仇而卒莫敢訶奚若雲之在吾前也今一室之小幸而不爲聲伎之居寶玉之府也又幸而不爲武夫悍將之所效也爲吾與者特雲耳故吾之視雲不啻故人嘉客相忘相狎惡知其孰主孰賓也哉先生試終言之余應之曰上人知雲之勝彼其論高矣猶泥於有跡未能會物我而一之也未能會物我而一之則亦同室而胡越耳嗚呼雲無心也吾亦無心也以無心相遭則吾之爲雲耶雲之爲吾耶其

亦無心也以無心相遭則吾之爲雲耶雲之爲吾耶其

飛揚下上而彌乎六合其卷而斂乎至密孰得而囿之
耶然非上人之造於道不足以及此已上人曰善遂書
而爲記洪武四年歲在辛亥夏五月旣望樵李貝瓊在
清江一曲寫

西翠樓記

海昌郭子振氏葺居地之西偏小樓一所顏之曰西翠
一時魁人碩士賦詠者多矣乃馳价求余爲之記余觀
岸海之山自鳳皇百丈而下皆卑不可見距邑西百里
爲吳興其七十二弁連延若海濤起伏湖上者舉在闌
楯之外此闕於東而拱於西也然西不止於是焉撫其
大者槩之匡廬爲九江之奇觀又放乎西則嶽之太華

嶄然特起與天一色其翠當百於弁也又放乎西其去
中國絕遠者則峨嵋雪嶺其翠奄乎巴蜀吾不知其幾
千萬里極於崑崙之墟所謂天柱者益峻而廣其翠奄
乎康居大夏吾又不知其幾千萬里也大抵極西多山
自開闢而勢已然故雄秀之所在禹載不得而至姬轍
不得而窮近即七十二弁之翠其所不及者皆可按圖
而歷攷之歟蓋人之器非可限也觀夫四境之勝莫過
弁之在西矧觀夫匡廬太華乎觀夫峨嵋雪嶺與崑崙
乎雖然山之小大萬有不齊而真賞之會於心則一耳
當夫積雨初霽海日東出於是挹爽氣於拄頰之頃天
空無雲倦翼盡歸於是賓素月於尊俎之間則其寄興

之高爲何如哉視彼屑屑焉溺於聲色狗馬珠玉錦繡者抑已陋矣子振尚覽山之翠蓄而爲德則厚重而不遷發而爲文則峻絕而不可踰斯反諸身者卓然有所樹立是亦崑華之拔乎衆山豈小夫孺子所得而企耶余固有以望之非直爲一樓狀其勝而已也故不辭而記之子振世業醫其先由汴徙南至祖君玉公蓄善藥以應人之求往往不責其直而起人於阡死俞公伯貞爲書種德二字揭於堂及子文伯文叔克紹其傳而子振蓋文伯之子也有祖風尤工鍼砭爲時所推云

處靜軒記

樵李張克成氏早從沙門珩公伯琚於報忠以究大雄

氏之法乃闢燕坐之室題曰處靜馳書質於余而請記
焉余儒者也道不同不相爲謀言之無乃悖乎辭不獲
則復之曰人以一粟寓乎天地而百歲之中役役焉惟
物之徇喜怒哀樂所以相感相仇者奚啻寇之乘隙交
至禦於東而生於西苟無道以處之其不至於顛倒錯
亂眩瞶迷惑者亦寡矣傳有之曰靜而后能安蓋靜則
一一則已勝於物物不足以動之不靜則貳貳則物勝
於己恒爲所誘而俱往焉是知外物不待絕也惟處靜
以御之且學佛者亦然特以外物爲外而惡其累己不
擇義利一切欲絕而去之且必塞其聞見無思無爲使
同乎槁木死灰豈不過哉鏡之空也物至而鑒不能使

之不鑒也鑒萬物而不為物昏也心之靈也事至而應不能使之不應也應萬事而不為事撓也君子之學如此而已彼亦不通於道而分內外為二本與昔明道先生嘗告張子以性無內外之說與其是內而非外曷若內外之兩忘也程子之言可謂精矣惜乎學者不知攷徒悅荒唐怪誕以為高殆將絕聖棄智然後謂之靜又烏知靜必有覺初非一於靜耶克成求定於至靜其與徇物之徒相去萬萬余懼其不察於是故舉所聞而盡告之若處靜之要則在於誠與敬耳由是而進將見所謂定者不以動靜而定異日尚有以徵之矣洪武五年歲在壬子冬十月既望貝瓊記

來青堂記

秀之隱君子陸景遠氏家於爰史兩山之下以來青顏
其堂取宋王文公詩語也謁余文以記之余惟邑居者
恒病於湫隘雖極天下之雄秀如天台鴈宕不得覽寸
碧於江雲海雨之外而景遠據地之清曠不爲崇墉所
限飲食起居與山相接可以寓吾目而快乎心奚必天
台鴈宕哉蓋真賞之所在不以一簣爲卑九重爲高則
天台鴈宕不廣於爰史兩山而爰史兩山亦齊乎天台
鴈宕之雄秀其真賞一也於是坐挹空翠於几席若賓
主然而雪霽之晨雲歸之夕尤宜也於以讀書於以鼓
琴或命客傾壺分曹對弈殆無邑居之囂不知文公之

在金陵與是何如耶故嘗論之文公之文章氣節表於
一時又豈後人之可儼而其相神宗也雍容廟堂之上
以伊傅之業自期不得有兩山之青以爲玩卒行新法
以亂天下取譏當世旣罷而歸也來青之語且見於閑
居之頃豈不貽山之愧乎今景遠放浪田里三十餘年
以沮溺之志自適得喪不怵於內榮辱不加於外是無
文公之位亦無文公之謂兩山之青爲吾之所專矣余
亦有好山之癖者觀秦望於越觀西山於錢唐觀洞庭
於姑蘇旣老而息於茲將從之築室其旁當割山之半
青矣故記之

醫鏡密語序

按晉王惟一銅人經督脉始於齟交終於長強任脉始於承漿終於會陰足太陽始於睛明終於至陰少陽始於瞳子膠終於竅陰陽明始於頭維終於厲兌太陰始於太白終於大包厥陰始於大敦終於期門少陰始於湧泉終於俞府手太陽始於少澤終於聽宮少陽始於關衝終於耳門陽明始於商羊終於迎香太陰始於少商終於中府厥陰始於中衝終於天池少陰始於少衝終於極泉凡三百六十有五而十二經十五絡之表裏可攷已然一膜之間死生之判不可以易語也代之醫者類曰背脊之強者刺人中以瀉之頭目之眩者刺風池以補之與間使之治瘧後溪之治癰大敦之治疝三

池以補之與間使之治瘧後溪之治癩大敦之治疝三

里之治五勞視之若甚易者惡知九鍼補瀉之法不難
於迎隨提按難於察周身之穴而刺之適乎淺深歟姑
舉其凡若鳩尾一穴直中庭之下鍼入二寸五分止中
心者尋亡中肺者三日亡中胃者七日亡中臍者一日
亡中腎者不終日亡由是推之苟不知淺深之宜輕於
用鍼鮮有不悞中而殺人者故雖極其巧豈可以人而
試吾之巧耶在皇元時竇文貞公得丘長生之傳大顯
於中朝而四方咸宗之且推其所得述標幽指迷二賦
行於世復注銅人鍼經密語一卷未成而沒其徒有蘭
溪王鏡潭及其子瑞菴者增注而成之則三百六十五
穴之分寸不可有一過不及之差淵乎微哉一日瑞菴

挾之訪余及山求序以冠其端余讀之累日爲之歎曰
嗟乎鍼爲醫之一耳而書之浩繁有不可勝窮者皆非
所以爲密也夫觀室而不覩其密則未造乎室適道而
不求其密則未造乎道補注密語其用鍼之突窳乎然
其書闕而未廣也鏡潭父子因文貞公之注復詳之於
後則所謂密語者旣顯而不得闕矣學者獲從而攷之
則知其所慎而見於治人者足以冀夫十全之效而無
悞也已故不辭而書其說云

玉泉隱居圖序

玉泉山距蘭溪三十里當五峰之北嶄然青芙蓉危插
天半與金華東西相望而半山石皆雪色類瑤琨者以

天半與金華東西相望而半山石皆雪色類瑤琨者以

其如束帶然故一名玉帶其顛有峰特起曰露峯峰之
下有泉正出曰鏡潭潭通浙江而澄澈可鑒或疑神龍
居之故又名玉泉山云山多合抱之木與夫空青丹砂
千歲之琥珀往往得之昔舒元輿金仁山嘗隱其中非
獨神仙釋子樵夫野老之所托也在皇元時則有王氏
者爲蘭溪之巨姓早從竇文貞公學九鍼補瀉法客京
師二十餘年不樂仕而南歸營於鏡潭之上自號鏡潭
先生左右樹杏千株每花開時遠近爛然與日光霞氣
相射望之不啻董林焉其族人子弟徙而從之者錯居
其旁至數十家煙火之相連雞犬之往來熙熙皞皞有
太古之風世莫得而知也則玉泉之境因人而益勝矣

余不及識鏡潭先生獲與其子瑞菴交瑞菴屢遊三吳間一日持隱居圖示余且將老於是因求文以志之余受而觀之乃爲之言曰天下之名山非一而玉泉其東南之雄秀者乎若鏡潭所據峰巒林壑之美殆與終南少室並宜遊而玩者所以長往而不來也然盧鴻李渤皆以隱爲仕之媒非若鏡潭之不仕而隱也嗚呼都高位享厚祿豈非人之所榮而懷才不售絕物而獨處顧效龍蛇之屈蟠松柏之槁死沒沒焉無稱於時又豈其情也哉特以勢崇則必殆不若去位而圖其安利廣則必憂不若辭祿而求其樂此考槃之碩人永矢弗過也余恨未能超然引去相與入山讀書決泉洗藥方日汨

日風矣口天口斤留回望丹崖翠嶺貌在渴水三萬里

汨風埃中未知所屆回望丹崖翠壁邈在弱水三萬里
外而不得一至豈不貽愧於驚猿怨雀耶姑書其說以
識余之心他日或能裹糧往候瑞菴庶不爲玉泉之生
客而爲山靈之所拒也夫

清江貝先生文集卷十

此篇與前篇同
 其詞意之重也
 其辭之切也
 其理之明也
 其氣之壯也
 其法之嚴也
 其意之深也
 其情之厚也
 其志之遠也
 其學之博也
 其識之敏也
 其行之高也
 其德之厚也
 其功之著也
 其名之顯也
 其聲之遠也
 其澤之溥也
 其化之民也
 其教之廣也
 其德之馨也
 其業之茂也
 其聲之遠也
 其澤之溥也
 其化之民也
 其教之廣也
 其德之馨也
 其業之茂也



清江貝先生文集卷十一

兩峰集

送王瑞菴序

余讀鍼經而知鍼之要不出於八穴曰公孫內關臨泣外關後溪中脈列缺照海八穴治證凡二百一十有三而九鍼補瀉之用由是行焉復參太乙飛騰之術其法有八曰迎之於前以殺其勢隨之於後以解其結提而升之以補其不足按而抑之以損其有餘左之上引以導陽右之下引以通陰虛之於中以生其氣實之於內以散其血二家之說實相表裏皆本於岐伯雷公與黃帝問荅之書攷之靈樞素問可見已通其術者金季則

有全真趙魔哥皇元則有丘長生真人真人以授竇文
貞公有所著標幽指迷二賦及玉龍歌龍髓經行於世
而趙魔哥之徒則有洞玄李公高山陳公再傳至於王
通甫先生霍丘李清隱然皆不若文貞公之際遇世祖
而大顯於中朝也故四方學者咸稱北竇若蘭溪之鏡
潭王公則出入其門二十餘年得為所傳之的在當時
已有道南之歎逮鏡潭之子瑞菴益精於術往往治人
之疾不啻大將統六師以剪小寇殆非一時衆工之所
及於是南北之明鍼道克繼文貞者獨推王氏父子焉
嗚呼人之死生制於天而鍼能通其逆順屈者信之危
者安之虛者充之弱者強之寒者燠之則其死生之制

於天者且制於醫矣抑非洞察脈絡之表而不差豪芒
烏能求其十全之效哉宜斯術之傳千百而十一也瑞
菴之術雖受於其父而得之於心應之於手必有斲輪
之巧者不可誣也今年春自越如吳王公貴人交謁於
門者無虛日適大明劉性初病寒畱樵李因迎瑞菴治
之以俄頃之功起五年之疾故一方以為神人其從而
執弟子禮者非一瑞菴亦不靳於傳蓋將廣北竇之學
於無窮而利人之心亦及於無窮也歲云暮矣浩然言
歸因序以送之而能詩者咸繫於後云

贈星學梅生序

天下之士成於偶而敗於奇通於開而厄於塞故衛青

才不過李廣拔於奴而侯公孫弘德不過揚雄去牧豕而相始之困而終之顯如此信其不繫於巧愚而繫於命也代之談命者不精於五行妄稱吉凶禍福以恐人心而徼其利以私一己甲曰某日利乙曰不利彼曰某人貴且富此曰貧而賤牙得牙失百不一中徒滋天下之惑已余來及山有梅君玉者踵門而求見蓋精五行之術者其告人吉凶禍福咸可徵焉實賢而隱於卜筮者也余雖不執於命益知其懸於天者不得而易也故序而送之系之以詩曰

我生之辰斗直於卯日直於巳太白一星獨守垣熒惑南流會鶉尾利不及升斗位不登三公惟有文章吐奇

怪鏤冰琢雪慚無功結柳謾爲車何以送汝窮請君推
行年祝雞願學尸鄉翁

送嘉興知事雨齋徐公上淮安推官府

治天下之事非一而事莫重於司刑唐胡元禮爲少卿
欲殺一囚司丞李日知以爲不可元禮曰吾不離刑曹
此囚必無生理日知曰吾不離刑曹此囚必無死法當
是時其事之曲直固不可辨而君子以爲元禮之嚴不
如日知之恕焉吾從而攷之舜典自象刑至於流贖各
有一定之法而繼之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則司刑者
當以恕爲本不可以嚴爲事蓋恕者德恒勝法嚴者法
恒勝德德恒勝法則無心於用刑無心於用刑者惟聽

人之所犯法從而輕重之雖殺之而無怨法恒勝德則有心於用刑有心於用刑者必以刑加人而不得其當者衆矣此胡李二公皆以至公行之而優劣之判不啻霄壤如此世之刑官宜有所擇而處之乎洪武四年春正月三衢徐公雨齋由嘉興府知事陞淮安推官實材選也余聞之喜而不寐蓋雨齋讀書而通律其掌簿書四年上下稱其文而無害則今專用刑之寄必能有日知之恕而無元禮之嚴可以上副明天子恤刑之意而淮安小大之獄知其無冤矣其行也邑之大夫士咸賦詩以餞之屬余爲之序於是乎書

送材上人序

天下之道無窮而欲窮無窮者貴乎積而已水積而深山積而高人積而至於化是知學之不可苟也知學之不可苟斯又不足乎已不足乎已則愈至而愈未至愈精而愈未精闇者未覩一室之內泰然以爲人之莫已若也畫而不復進盈而不復受其積小矣求至於道不亦遠乎此吾所以爲學者之大病竊欲勉焉而氣質庸下方其盛時不能有爲以至老而無及已悲夫材公大用學佛者也堅強而不倦純一而不二初受易於宛平榮先生後去而從紫微山之忠公本心本心悉以所得於東湖定公者授之大用其所積於日月之久以窮性海之突窳者何如哉後紫山齊公主杭之興福教寺即

舉之俾主四方之賓客遂得汎交而博求凡賢於己者必慕而師之而又歛然若不足將往參道公竺隱於茗雪之上來求一言以行烏得不重余之所感也乎抑嘗聞大雄氏之興其法廣被於中國而隋智者大師又闡四教以法華爲宗於是其入有門其趨有徑所謂行必先於知者蓋儒佛道殊而功一如此反視坐而蘄悟如瞽之於黑白聾之於清濁豈不易耶克知而行若吾竺隱者隱然東南之秀五山稱之誠百一而爲收耳大用幸與之同時就而正其是非毋盈毋畫吾見其積知日明積行日成不極於化不止也而淺之爲儒足乎己而挾乎人者尚亦因彼而有所勵也夫洪武四年秋八月

既望樵李貝瓊序

送劉性初歸雲間序

宋蘇文忠公序佛者惠勤詩且言歐陽子好士爲天下第一而一時庸人拔而顯於世者或負於旦夕之頃不待貴賤死生而然勤獨始終不忘歐陽子沒與人語及輒泣下故書以傳之嗚呼知人之難古今所同豈惟歐陽子哉而文忠公拳拳於勤言之者深著歐陽子所以待天下之士如此其厚而天下之士所以報之者如此其薄特表勤之異於人人也今鐵崖先生楊公位雖不及歐陽子其好士之風則同嘗言方今人物宜拔十而得一由是不擇其類苟有一才一藝者稱之不置士以

清江文集卷之二
此多出其門而忌前好勝之徒以怨報德者亦有之矣
最後識劉性初於羈旅中即以遠器許之及其終也性
初哭之甚哀旣與諸生葬之復自松江走二百里求余
爲之傳以備太史氏所錄焉夫先生以文雄一代固不
待傳而知余嘗先性初從於杭以觚墨相周旋者三十
年義不可辭且嘉性初亦歐陽子之惠勤也視彼負公
而變於未沒之前者何如哉故歷敘先生出處行事及
所著關於世教者悉書以貽之將來於性初之別也復
張之以序蓋亦表其爲人勇於義者如此猶文忠公稱
勤之意也性初大名人父兄嘗仕於元而能刮磨豪習
從師讀書又事玉泉王公瑞菴學九鍼補瀉法後遇神

師於海上盡授以丘長生所傳之密語其術益精治人
往往有十全之效三吳咸稱之云洪武五年歲在壬子
冬十有一月初吉樵李貝瓊序

高麗宗主尚希古塔銘

嗚呼大雄氏之論性莫精於華嚴經八十一卷自晉又
那尊者譯之至唐武后時再譯於賢首國師德宗龍飛
三譯於清涼國師華嚴之教遂廣被中國然代之信而
住住而行以至於悟者尠矣凡大地有生咸具是性謂
之有而不囿於知覺謂之無而不淪於空虛其妙孰得
以爲喻哉由信而悟者吾慈峰妙辨大師高麗宗主希
古尚公其人焉按狀師族姓浦尚其名希古其字樵李

人母嘗夢僧乘白馬入門遂娠師生有異質甫七歲母授孝經一過即成誦不忘十歲好佛書十二歲見紫微山惠力僧覺海白父母願從受業父母聽之祝髮爲沙彌旣長聞景巖福公住崇德之常樂因往參焉晝夜究華嚴觀福公悅其穎悟曰異日樹教東南者必尚也及侍福公於杭之高麗五年升座說經吐音如雷龍象大駭僉舉爲都講天曆戊辰領宣政院劄住常樂常樂自福公之去寺廢已久遂葺而新之學徒不遠數百里而至至元戊寅遷臯亭之崇先益闡其祕名聞於朝有旨賜號慈峰妙辯大師閱七年退處禦溪別峰蘭若至正十年江浙行省太尉丞相尊其道遣使延之高麗特授

御製金襴袈裟及張士誠據姑蘇累聘不應疾亟起索
筆書偈曰七十三年住世只爲佛祖出氣今朝打箇散
場驚得虛空落地擲筆而逝二十二年秋九月乙卯也
五山震悼冬十有一月辛酉茶毗於長平鄉之石頭里
異香載道會者二萬餘人旣而捨舍利千數顱齒舌本
洎所持珠百有二十堅踰金石悉不能燃石頭里地三
夕有神光射天人以爲師溥行之符云師一號雜花道
人嗣其法者曰學字古海住崇先曰滋字澤翁住西湖
之妙心曰慰字安谷住秀之招提曰燈字無傳住青鎮
之蓮堂曰謹字節菴住魏鎮之華嚴曰明字月江住南
山之法興曰澤字雲海住西湖之精進曰仁字靜雲住

澈川之禪悅曰相字無見住常樂孫曰轍字萬里住范鎮之常樂曰梓字南山住嘉禾之楞嚴南山一日持狀傳太尉丞相命來乞銘諸塔故爲次第其略如此師狀偉器宏勇於進道日轉彌陀千聲客至劇談抵暮無倦色探深抉悶非得於言語文字之淺陋者銘曰

於維華嚴經傳西國毘盧性海孰臻其極如雲彌空如月照川菩薩修羅聲聞人天一念內萌十界尋見不索窈冥近而匪遠匪遠曷求惟性爲門克信而行悟道之原偉哉尚公七齡有識長參景巖譬朽斯食升堂說經吐音雷震龍象大駭濟彼方淪十霜常樂棟宇輪奐繼遷皋亭卓錫籜澗帝賜嘉號厥聞日升毒龍在鉢魔女

分燈特立物表王侯莫致七袞星流一夕雲逝玉岑無
色獸號鳥悲公教不泯視吾銘詩

清江貝先生文集卷十一

新武良大主文其
 子遷封高悲公妹不取縣吾論
 今欲林立幽來王夫莫姓士家墨
 一又集故王本館



清江貝先生文集卷十二

金陵集

矇說

越有矇始好讀書不問寒暑一夕視字如螳緣迫之愈
紛遠之愈微旦起則目有翳而無所覩焉乃號於天曰
吾何罪耶天奚暴而使我矇耶豈欲其為鴝鷓不察於
物曷若不生我耶天旣生我而施之兩目又降罰而矇
吾不知司造化者何如也乃遯於野弟子往而弔之者
皆哭客聞之獨進而賀焉怒曰吾旣矇故不得與人頡
頄於時竊病而號於天客奚為賀客曰若何病乎其尤
天亦甚矣黑白易別也吾不知其孰黑孰白西施之姣

無鹽之厲人皆見也吾不知其孰姣孰厲信其矇矣事
固有大於是焉好利而復卒沉其宗智伯之才而多蔽
也不察是非悅人贊已衛平侯之闇而自聖也利商於
之富寵秦國之政畜百姓之怨商鞅之危而爲安也彼
皆目如明星微察秋豪而所爲乃至於此則其瞽有過
於矇者世復不懲其失爲智伯爲衛侯爲商君不亦悲
乎若雖矇於外至論天下之道高極無窮大極無際及
考古今事必原始要終而鏡其成敗是知矇於小而不
矇於大若又何病乎黑白之不知由不覩乎黑白也彼
能覩者且以白爲黑以黑爲白矣美惡之不辨由不覩
乎美惡也彼能覩者且以美爲惡以惡爲美矣此病之

不可攻而明也若之病可得攻而明吾將進金鉤施金
篋除目之翳使若之視其銳不翅太山視其小不翅八
荒視其隱不翅日月之運乎晝夜以爲何如雖然目不
矇耳不塞足不兀手不孿人之大利也以矇廢視以塞
廢聽以兀廢行以孿廢執固爲不幸而有太幸存焉此
塞翁之子免於役而爲福若之矇烏知非若之福乎乃
起而謝曰至矣客之言吾終身無所尤矣矇爲好古翁
氏也洪武八年二月初吉貝瓊造

太魯生說

太魯生師朴愚子將辭而南遊於楚朴愚子戚然不悅
生曰吾從夫子久矣楚仕國也今將往焉而夫子不悅

何也曰若才高而好辯才高則上人好辯則不屈禍之
招也嘗觀之知者先覆巧者先辱惟匿知於愚而不伐
其知天下不以吾爲知寓巧於朴而不伐其巧天下不
以吾爲巧是莫與吾校者已故外患不至彼知者先覆
巧者先辱非知巧之過過在吾伐其知巧也荆山之璞
閔其至美而未之知也混於珞珞之石一旦光氣屬天
如虹霓卞和氏怪而獻之舉國信其美雖十城不易也
然璞毀而不完和亦再刖而歿無足曷若混珞珞之石
耶今若不能自閔如荆山之璞恃才與辯而求合於時
器狹者不足與論海處闇室者不足與論天彼將驚焉
而不吾容其禍甚於刖而至美不得全矣抑反諸大庭

無爲之天伏若形鈴若喙之愈乎若孔子歷聘諸侯卒窮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枵然幾死太公任弔之曰直木先伐甘井先竭子飾智以驚愚脩身以明污昭昭如揭日月而行故不免也盍校其得失焉生退而遯於山澤數月曰吾幾喪吾而夫子存之遂反華而質易巧而拙椎銳而鈍毀圓而方默而不復言與人居而不知異乎人指是非絕毀譽以太魯號之終身

夢筆居士說

濡須洪秉彝寓龍河之天界寺夜夢神授如椽筆旦起謁住山全室翁翁方書夢筆二字竊驚而異焉蓋秉彝未嘗以語全室全室亦未嘗知秉彝之有夢也觀其所

書而悟昔之所夢舉其所夢而兆今之所書若出偶然
信其非偶然也瓊因爲之說曰昔江文通李太白嘗夢
筆矣由是其文辭益工不知二子之天才絕人得於氣
之清而純者故其爲詩萬象不足喻其富八音不足喻
其和鬼神不足喻其變豈待於夢而至哉抑心志旣專
精神旣一故形於夜寐之頃如此而人之好異者論之
或過耳夜半輟書而臥忽有銳頭將軍狀甚黑而短排
闥見余怒脫帽擲於地曰吾中山之族世號萬人敵然
性不好武惟大人長者輒從之遊爲之執役朝暮不憚
煩蒙其拔於俊髦間與陶泓陳玄並列今得事先生風
簷雨窗者五十年或知有所不能文有所不及吾皆助

而成之心亦勞矣顧謂文通太白無藉於吾而黜其功
豈不寃哉且六夢之占具於周官黃帝夢天風鼓塵及
人持千鈞弩牧牛萬數而得風后力牧為相湯夢負鼎
者而得伊尹高宗夢良弼而得說於傅巖晉重耳夢與
楚子搏有城濮之捷魯襄公夢祖而如楚呂錡夢射月
而中共王穆子夢人助已而得牛王濬夢三刀為益州
陶侃夢登天門貴至八州督丁固夢松後十八年為公
皆吾所紀古今稱之而獨疑於吾耶乃叱之曰若秦虜
也罪當族幸赦而全之復側媚求說不顧曲直是非惟
人之徇摧頽於案牘局促於篋笥李廣上功竟差六級
殷浩復書不措一辭故累屈於孺子壯夫不汝喜也吾

特取其強記一節引為上客名顯天下而一時新進疾
而排之者日相踵尚何功之可伐而欲以是驕吾耶若
以夢言益可論者黃帝之風后力牧湯之伊尹高宗之
傅說固徵之夢矣堯之有舜舜之有禹又何如耶重耳
之霸天實啓之若小白之帖楚又豈夢監其腦耶魯之
不競其君如大國者非一亦皆周公祖之耶呂錡之中
特出於幸穆子之牛卒禍其室夢何與耶益州之遷蓋
非一濬豈皆夢刀晉室名臣獨無天門之夢如侃公居
五等之爵亦盡固之松耶若之所紀徒滋後世之惑而
已乃起而謝曰先生之論高矣然天下之言非吾不傳
天下之事非吾不明自班固揚雄而下莫不資之吾其

有得有失實系於人人恒負吾吾奚病乎遂無以詰翌
日過秉彝曰夢耶非耶古人之事果不可誣耶天固有
所屬於子同於晉之王珣者耶秉彝乃以夢筆居士自
號云

石田說

樵李馬德遠氏以石田為號取左傳語也一日過成均
見余求申其義余怪而詰之則曰九州之田若雍之上
上冀之中中揚之下下青之上下徐之上中兗之中下
以其地有肥磽之不齊故其為田不一然有宜黍者有
宜稻者有宜穀麥者有宜桑而蠶者皆可耕而藝也不
可耕而藝且棄於無用者其惟石田乎吾實似之吾生

長四十餘年而不成一藝之名屬大明洪武之盛黜吏
用儒天下之士應詔而起者俱收並錄至翔金門集紫
垣者有之矣吾兩薦天官而不中六科之選子子歸吾
讀書之所非石田之謂乎余應之曰噫子未通於道者
也田之瘠者不得求其美人之拙者不得求其巧然使
石田如九州之田或黍或稻或菽麥或桑而蠶則人朝
暮其上以營無窮之利苟不得者必爭而訟訟而兵其
禍人大矣此以利不足以及人獲棄於無用豈非幸
與今子病其棄於時不為田之美者而為石田盍視彼
之有智也有力也為時之所用者勞其心思苦其筋骨
至於斃而後已求為石田又可得乎以是較之孰得孰

失德遠起而謝曰此吾志也遂書以貽之洪武六年歲
在癸丑良月樵李貝瓊造

過孝子傳

過孝子宗一海鹽昭明里人早喪父獨與母居元至正
十六年春吳陵張士誠擁衆自白茅渡江遂陷姑蘇略
地至海上宗一負母逃卒與寇遇欲殺之即以身蔽母
中數創乃舍而去既返益困傭以給食母卒六年不克
葬寢苫服衰蔬食不變居憂時與人語輒泣下有燕巢
其室東西相向及葬母燕去不復至人皆爲異云
貝先生曰人子事親始終盡道者不足書特於其遇變
書之非必待有變而得失可觀也大其事也方寇之東

略闔境奔竄過孝子知有母而不知有身前冒白刃幸
而獲全視彼失其天性委父母不顧自淪於梟獍者何
如哉故不可不書觀其遇變一節則事親可知矣及母
歿弗克葬不易服不食肉人未有一動心者特區區感
其燕之去來抑何惑與秦顏孝子葬親有羣鳥爲銜土
成冢鳥吻皆傷因表其地彼燕於過氏何異哉并論而
釋之

貞節傳

奉化陳氏婦以貞節稱者五人初陳元娶竺氏生子侗
而元卒竺氏年纔二十二義不再適後三十三年卒侗
娶璩氏生子瑞泰二人侗亦以疾夭璩氏年二十六後

五十八年卒瑞娶王氏生子通甫一人而瑞復天王氏
年三十後五十五年卒通甫娶樓氏樓氏甫笄歸於陳
至二十六而寡父母欲奪其志泣曰吾不幸夫死吾忍
死吾夫而事人乎且前吾三世皆守節以終不可至吾
而變使吾不得從夫於地下非婦也父母乃止其姑王
氏年老樓氏事之尤謹姑卒斂葬率如禮今年六十有
二矣子四人長養才次養心次養吾次養賢養才娶樓
氏生子孟雍孟熙而養才遇疾樓氏求善藥治之不愈
方卒時樓氏年二十八越今十四年矣而所守如其姑
云

貝先生曰余讀易上經首乾坤下經首咸恒乾坤爲父

母之道咸恒爲夫婦之道也夫婦之道終身不可變者
故以恒次咸不易之謂恒不已之謂恒此恒爲能久也
其五六之爻曰恒其德貞婦人吉象復申之曰婦人貞
吉從一而終也是知恒處於貞貞固婦道之當然矣是
以記禮者必始於謹夫婦而三從之義備見於篇凡夫
存而順其夫不幸夫沒而不再適者不足怪也三王以
降陰教不行禮義隳廢有一人焉克盡其道則皆以爲
卓行莫不動色書之蓋天下之守義者鮮特舉此以爲
勸世變可知矣抑嘗上下數千年間自共姜以下未及
汎舉若白公之妻貞姬曰忠臣不借人以力貞女不假
人以色曹世叔之妻令女曰仁者不以盛衰改節義者

不以存亡易心嗚呼若二人者其德可謂恒而貞者乎
四明之陳氏一門五世皆能不貳其守如砥柱壁立千
仞爲婦爲母何愧於貞姬令女耶雖其天性之美異夫
閭閻習音樂工文辭之女輕於失身者而家法相傳教
之有素可見也其諸孫協和爲國子生能歷道其實因
合而爲傳使觀風者尚有以采之而上於朝以旌其節
豈不有補於名教哉

國子學明德堂之東偏置賁鼓謹昕夕升降之
節及有事於學則鼓焉禮也乃爲之銘曰

冒以鯁密乎外而虛中汝之寂也與土奚擇其應神而
遠通鼓於戎而成列鼓於役而勸工惟賁徑四而脩八

故在樂為大配金鐘而西東有鏜其聲擊之逢逢冠帶
如雲惟汝之從警昕夕之二時嚴一陟而一降或燕而
壺或射而同勿爽其節敢告瞽矇

存善堂銘

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孟子
曰性善蓋易原其流行之始故先言善後言性孟子即
其賦予之同故先言性後言善其理一而已矣筮澤沈
茂卿氏扁其堂曰存善知善之當存則知惡之當戒者
乎西白金公來乞銘乃為之銘曰

吾嘗觀場師之木也必封其本而上參乎天良農之治
田也必樹嘉穀去稂莠而至有年嗟善之在人者苟無

場師農父之智恒戕賊而弗全鄭衛之音簧吾耳燕趙
之豔蒿吾前肆行無覺既汰而顛故貴夫君子之學存
乎中不爲物遷我塗孔夸我宅孔安是居是由無失其
本然庶積之而後豐庸詎非後昆之慶百世其延

清江貝先生文集卷十二

南江良士生文苑

本然淑慝之

乎中不為林野與金

之德蓋吾所

然相象天



清江貝先生文集卷十三

金陵集

思勤齋銘

國子生桑懋以思勤名齋求余一言申其義至於三四無倦色余惟唐韓子進學解曰業精於勤荒於嬉行成於思毀於隨所以誨夫人也其游箴曰余少之時將求多能早夜以孜孜余今之時既飽而嬉早夜以無為所以懲諸已也懋尚以韓子之誨諸人者為勉以其懲諸已者為戒可與進學矣因為之銘曰

木顛為才人願為賢人胡不學以遊以盤譬彼立枯望其參天其學何如如行無退思故不昏勤故不怠惟思

與勤進學之功業日以廣德日以崇在昔聖人純亦不
已未得則憂既得而喜矧余小子弗聰弗明墨卿司訓
用戒其荒

跋趙文敏帖

吳興趙文敏公少學山谷書後學鍾繇又以古今莫過
於二王遂極力攻之至其晚年所進駸駸龍跳虎躍之
妙蓋得之心而應之手不待觀公孫劒器而至此也論
者謂其集衆體之大成亦豈過與此帖乃與其姪某者
時為儒學提舉猶未除山谷氣韻也吁公一代偉人博
學而多藝非特翰墨之仿鍾王而已余素不善書獲觀
真蹟於五十年後三復斂衽

跋王逸老書八仙歌後

凡藝始於學而卒於悟學而工不若悟之神此張旭觀
公孫大娘舞劍器遂進於草書也宋王逸老亦以草書
名世先人守中處士嘗藏二紙於家余少時尚及見之
後為好事者持去今張宗儒來京師以所書杜少陵飲
中八仙歌示余蓋尤豪宕有法真有旭之悟者乎李白
詩稱懷素飄風驟雨落花飛絮之態雖非白作亦曲盡
懷素之變者余於逸老亦云

書杏林生意圖後

右杏林生意圖錢顥為姑蘇陶友諒作也觀其依山屋
數楹而坡石之外樹數百株鬚髯花開高下芳紅爛紫

與日光霞氣參錯不啻遊匡廬間過董仙人之所居也
其生意油然可見矣然生意斂之至密不容一粟毫而
達之彌乎天地杏林特其一耳蓋一元之氣流行四時
則有無窮之生意而物之生者亦無窮焉人徒觀夫方
春之時雨露所及者雖陰崖絕島或芽或枿或苞或萼
以為否極而通而生意之充塞莫不發榮滋長如此又
惡知冰雪之際苦寒折膠華者既斂實者既脫如千兵
萬馬蹙大漠之野而亦未嘗無生意焉此造化不已之
機也今醫以生意屬之杏林者蓋舉小以著大且言其
術足以利物充其虛而起其憊為能復天地之生意而
死者以蘇功有補於造化之不及者與吁董仙人之時

食其杏而壽者幾千人矣後世之醫固未至於奉之神
苟欲擬其治人而全乎天年其設心豈不仁矣哉此余
深嘉友諒之爲人而又喜命名之意深遠也故書以貽
之

跋耕漁圖

右南溪耕漁圖刑曹郎中堵文明所作赤城吳仲謙之
隱居也築堂若干楹背陰而面陽有山北自鷓鴣之脊
蜿蜒南迤以屬其居而三嶼平岡旁列左右鳳山龍山
掖兩隅而特起如僎价焉堂瞰大溪百頃可俯而鑑其
南則紫凝翠屏危插天半西距寒明二巖三十里赤城
桐栢皆在其東北起伏向背四顧類城郭狀天台之勝

殆盡於此桃李敷榮松竹交蔭不啻秦人之武陵溪世
莫得而知者圖之位置亦曲盡遠近之勢矣仲謙於是
治沃饒之地率童奴耕其中溪又多太魚時漁以給朝
暮故以耕漁自號復求余爲之說余惟耕之與漁皆事
之細者而豪傑之士窮而在下者恒託之爲名若伊摯
之耕於莘野耕而顯也遂開有商六百年之王業鹿門
之龐德公則隱而耕矣呂尚釣於璜溪漁而顯也爲周
之師而封東海若桐江之嚴光則隱於漁矣或論其爲
伊呂者難爲龐與嚴者易又惡知遇時而成功者固非
常人之所及而守節以抗世者孰能過於二人哉今仲
謙肆志佳山水間非求顯如伊呂蓋欲附鹿門之龐桐

江之巖而同其高也余恐才名聞於時且將應聘而出
不得遂溪南之樂於異日而貽田翁溪友之所譏不若
去耕與漁混乎田翁溪友以泯其跡之愈焉因書其說
以諭之仲謙必有會於心者矣洪武六年歲在癸丑冬
十月國子助教樵李貝瓊書於時習齋

跋馬文璧雲林隱居圖後

昔余客雲間與今撫州太守秦溪馬侯文璧居相近志
相合未始一日相違焉文璧工畫山水能兼董北苑米
南宮筆法視今人蔑如也讀書之暇往往託興豪素三
吳人以重價購之嘗為余作雲關曉度髣髴遊青城大
白間而位置神氣若出造化不見其為巧而巧自形焉

兵變之餘東西散處洪武三年文壁以召至京師遂有
撫州之命後二年余繼起為國子助教相望千有餘里
六閱霜暑求如向之在雲間時窮日夜為樂何可得耶
儒者詹明初自西江來文壁貽余近詩讀之恍然如夢
明初且言其耳聰目明公退不輟筆但髮少白耳乃出
隱居圖相示觀其山之若有若無而高下雲氣戎戎疑
欲飛動如天之將雨玉女曝衣也下有伏流曲折小橋
橫臥橋外人家皆草屋荆扉前後古木不根著者數十
株殆無刻畫視南宮未可優劣已復題其左亦有歸老
之志焉余久思林壑即其詩畫而益增感慨第竊祿於
朝未能引疾而退耳然老不任事亦何能為耶徒使龍

湫虎穴之盟久寒而
也因言以志余之心使山
靈有知尚無拒於他日云

釋奠解

或問余三皇何人也曰古聖人也曰其爲聖人也柰何
曰庖犧氏闡天下之文神農氏興天下之利黃帝制器
尚象以通天下之變此爲治者莫過於三皇也曰孔子
之於三皇何如曰孔子不得如三皇脩君師之職於是
刪詩書正禮樂贊周易脩春秋以明綱常於萬世德雖
同而事則殊矣然則祀三皇於學以孔子配之可乎曰
不可以三皇爲先聖以孔子爲先師奚爲不可也曰義
各有所當也按周禮凡有道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爲

樂祖祭於瞽宗故文王世子篇曰凡學春官釋奠於其先師秋冬亦如之若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皆先師之類也又曰凡始立學者必釋奠於先聖先師釋者曰先聖若周公孔子其下云凡釋奠者必有合也有國故則否蓋謂國無先聖先師則所釋奠者當與鄰國合若唐虞有夔伯夸周有周公魯有孔子則各奠之不合也是唐虞與周所主先聖先師固無定名未有及於三皇也再稽之史漢魏之王取舍各異周孔迭爲先聖孔顏互爲先師唐武德間亦以孔子配周公至太宗貞觀二年房玄齡言釋奠於學以孔子也大學業以前皆以孔子爲先聖顏子爲先師若周公制禮作

樂宜享王者之祀於是罷周公升孔子配以顏子高宗
永徽中又復武德舊制顯慶二年以長孫無忌言正孔
子爲先聖仍以周公配武王歷宋迄今釋奠孔子定爲
不易之典是唐宋所主先聖先師已有定名未有及於
三皇也嗚呼太古以來人若禽獸然寒無裘暑無葛飢
而木食渴而谷飲無五穀以爲養也疾病相仇無醫藥
以濟其夭死也所處或巢或穴無上棟下宇之禦風雨
川游陸走無舟車之安也其事簡其俗淳結繩而治無
文字之可紀也三皇繼作而後人之爲道始備此衆人
疑其不祀三皇者爲缺典夫三皇宜祀而不得祀之於
學也惟孔子當周之不振憂道之失也與諸子講於洙

泗之間以述三皇之所傳故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有若曰自有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者也孟子曰孔子之所謂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宜為百王之所宗萬世之所法所以祀之於學也學始無孔子廟惟魯有廟然其教被於天下非一國所得而專者故天下通祀之自唐已然虞世南韓柳諸記可攷矣學之有廟由孔子而建則宜以孔子為先聖顏子為先師而三皇不預也盛矣哉孔子之道中國尊之夸狄尊之爵以文宣王門列二十四戟冕十二旒服十二章執鎮圭巍然南面而坐祭則牲太牢樂大成舞八佾於庭其所以尊孔子者又豈以是為加與不如是不能稱

其德周太祖屈萬乘過闕里拜其像又拜其墓視漢之高帝明帝尤重其禮論者亦不以爲過是貞觀之制出於天下之公而非一人之私見閱萬世不可易者今欲崇三皇爲先聖使居孔子之上不足以褒其功降孔子爲先師使混於高堂生之列適所以貶其德故吾的然以爲不可也或又曰古者祀舜於虞庠祀禹於夏學祀湯於殷學祀文王於周學舜禹湯文得以祀於學而不得祀三皇何拘於貞觀之制耶曰周王天下立四代之學故祀舜禹湯文而三皇將祀之於何學與或進曰先生之言詳矣三皇孔子其道一也崇孔子之祀當崇三皇之祀焉以佛氏之苦空寂滅老氏之荒唐怪誕無益

於人與國且崇臺廣殿擬於王宮法亦弗之禁矧三皇
之功及於人者如此而領之於醫不亦褻乎曰領之於
醫特主神農嘗藥之一事理固有未盡者宜定其制設
官主之以豐其祀可也祀於學則非義矣時余爲國子
助教適聞有以邪說言於朝破貞觀之制者既斥而不
用矣予懼其惑人也故辨之

貓戒

成均會食所貓有饜其棄肉者日至焉山東孔默讀書
成均嘗夜見一白衣好女子就寢以青荷裹飯食之默
食而甘至八日不飢且語同舍生鄒傑等咸曰千歲孽
狐能化人人多惑而病病而死諸生環守之默忽排衆

羅也中告從女子伏眾免而出亟命醫主台乃屋刃閉

躍池中若從女子狀衆挽而出亟命醫往治乃握刃閉
戶醫不得進藥越數日或見貓於堂中謂即狐也逐而
擊之斃腹有四子未乳嗚呼貓爲肉所餌乃以類狐死
於肉而狐之惑人者竟免天下之事多此類貪者可以
貓爲戒矣然人不能辨貓與狐而至於誤矧能辨人狐
之難辨者哉

清江貝先生文集卷十三

古詩長安生文集卷十三

八難雜錄

難一 難於入道
 難二 難於持戒
 難三 難於忍辱
 難四 難於苦行
 難五 難於禪定
 難六 難於智慧
 難七 難於斷惑
 難八 難於證果



清江貝先生文集卷十四

金陵集

黃山書舍記

江陰舊爲常屬邑大江自岷導之東流萬里至江陰達於海岸江之山曰君山君山迤而東嶄然與由里秦望秀拔天半者曰黃山蓋江陰以楚封春申君黃歇之地山繇是得名而君山則歇之墓實在焉若啟若定若華向背起伏戟列屏峙皆境內之勝惟黃山其尊且大者也邑之津南張先生仕元至江浙行樞密院都事去之十有五年始歸而省其先壠於黃山乃翦蓬藿藝松柏築別墅於山之陽以居朝嵐夕紫接於窻戶江濤

海雨撼乎几席此尤據其最勝處遂老而不復出矣先生之子宣率其弟完歲治田爲事上給滌灑之奉暇則取羣聖賢書讀之世之紛華不接於耳目也因題其居曰黃山書舍且求文以記之余惟黃山在吳越諸山不啻邾莒之於齊魯特以春申而名天下嗚呼春申亦七國之雄也方其明也說昭王出身徇主遂相楚二十五年而與齊之孟嘗趙之平原魏之信陵以賓客相傾至躡珠履者三千人可謂盛矣及考烈之薨猶欲保江東之封而不聽朱亥之言卒制於李園身死族赤爲天下笑又何耄耶上下千歲之久黃山如故而一時之風流安在哉豈其徒知徼非望之福不知戒無妄之禍也今

宣智非不周也才非不優也衆方依乘風雲以取高位而退謀一丘一壑與幽人隱士之流甘於枯槁寂寞每天高氣晶覽蓆帽之飛雲延石室之秋月考槃長歌超然放神埃壒之外視淮北十二縣之利殆不足以易此樂也使春申而知此則引身功成之後孟嘗諸君何可及哉惜余羈於世故汨汨東西南北未能相從卜居以耕學自娛爲憾他日尚當放舟過宣父子於黃山舉樽酒弔古人援筆賦之未晚也姑書以爲記

玩雲樓記

天台陳庭學客金陵僦小樓以居題曰玩雲而求余爲之記余惟雲者山川之氣油然而上蒸者也有曰露雲

曰洩雲曰同雲其卷舒無時曰閑雲散爲五采曰喬雲而雲之狀亦非一有如旂幟者有如車蓋者有如人者有類馬者有類魚龍草木者有類鸞之橫厲鶴之孤騫者有如涌濤者如連峰接岫層樓疊觀者是皆雲之可玩也然雲無情也惟幽人處士玩之以寓吾情異夫聲色狗馬之玩矣聲色狗馬亦雲之過吾前耳物於物者不以雲視之情或因而遷非若玩雲之忽往忽來乍起乍滅爲高也至於庭學則其情之所寓又不繫於雲焉何也彼以雲爲可玩而玩之也庭學從其父經歷公往於濠今自濠至京師受知尚書崔公遂辟禮部行人以不得朝夕奉其親欲焉常若不足者憑高眺望雲之所

在印現之所任其獨於目感於心者何如哉豈若幽人

在即親之所在其觸於目感於心者何如哉豈若幽人處士玩其如旂幟車蓋如人如馬如魚龍草木鸞鶴騫厲如涌濤如連峰列岫層樓臺觀之可娛可愕而已昔狄公仁傑出使并州北登大行之顛回望白雲曰吾親舍其下庭學之與狄公時越古今而玩雲之頃同一感也嗚呼君子委身而事君者義之公也覽物而思親者情之私也無公義非忠臣無私恩非孝子狄公可謂兩盡其道已而忠以事君孝以事親者天下之所同抑豈一人而然乎此余深取乎庭學也庭學嘗言有田委羽山之麓而親戚墳墓皆在焉將奉其親南歸然後爲至樂豈徒託於玩雲以寄吾千里之思耶惟未得遂其私

也姑揭名於重屋固不繫於雲而繫於親者可知他日
繇是而進於朝將命四方歌陟岵之詩則玩雲之感不
止於此而忠孝之譽益著於時亦若狄公矣是爲記

穀齋記

余少時讀書汎取古人之斷碑朽楮窮日夜而摹之六
書之法非不通也而卒不能工遂輟而中止及嘗學爲
詩復取三百篇及漢魏唐宋詩窮日夜而讀之六詩之
義非不繹也而卒不能進又輟而中止書也詩也特一
藝耳余學焉而不能至豈非不以其法爲穀歟古之善
射者莫如羿欲射之善者從而學之羿亦惡能使天下
之人皆羿哉惟志於穀而已是故正鵠旣陳決拾旣備

一滿而後發至不至力也中不中乃也非人之所能齊

引滿而後發至不至力也中不中巧也非人之所能齊也所能齊者法也善學射者不失羿之法射亦羿矣此射者必以彀爲法也學聖人者亦然中者聖人之彀也及聖人之門者其徒七十惟顏子見之明進之勇故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顏子可謂善學聖人矣聖人豈私於顏子哉其教顏子者即所以教諸子之法也教無二法或過或不及此諸子之學聖人不若顏子之得其彀也顧欲聖人變其彀率曰盍少貶焉嗚呼其亦重於求人而輕於責已也已重於求人者恒怠輕於責已者恒忽宜其不至於聖人也佛老之學荒唐誕幻非有法之可循可守爲其徒者且冀其悟而

入焉聖人豈若佛老哉而學之者恒怠且忽則佛老之徒勝已蓋佛老之徒必求至於師學者亦必求至於聖人而所得之妙豈不在於所示之穀耶余竊自懲其怠忽之過期進於書與詩之一藝且不可得況望至於道之大者歟會稽唐生之淳穎悟好讀書不以風雨寒暑少間遂以穀名其齋不遠千里馳价金陵求余爲之記余雖未識生嘗與其父處敬氏交又同考禮於南宮固不得以荒落辭而私喜生之年少氣銳能以聖人所示之穀而進於學非若余之衰老所至者而止也故書其說使益勵其志云

遊冶亭記

君子不觀山川之勝無以廣其志宣其文金陵之山川不一而冶亭特據會通之地盡有其勝者乎洪武三年春余客金陵思一至其所以求吳孫權之故蹟時預編纂元史蚤夜不得休及史成謁歸雖可遊而不暇矣既抵舍親友相過者屢以冶亭爲問而茫然莫知所對心亦竊悔之六年復徵爲國子助教以爲必償向之所願而日與諸生講肄安敢舍其所事以遂吾私哉五月朔有一日休沐之暇遂與二三子道出虹橋西過朝天宮而所謂冶亭者始獲登焉亭在宮中之土山上山有三亭由冶亭而東曰鍾英由鍾英北折而西曰飛龍飛龍者元文宗出居金陵時所構及嗣位道士陳玉林名亭

以榮之歲久與鍾英俱毀惟冶亭抗於古木叢篠間亦
無黝堊丹漆之飾矣是日也夏雨初止四無留雲東望
鍾山高插天半而蟠龍之勢蜿蜿蜒蜒欲挾雲而上下
其西則大江隱隱然白引一絲依山而東江右諸山起
伏向背者又若青芙蓉萬朶歷歷可數而北山石皆瑪
瑙色方且時與日光霞氣相射蓋亦鍾山之僎介乎近
有民廬萬區鱗次櫛比及南北二塔屹然對峙金陵之
奇觀畢效於茲矣境與心會久而忘返不知役役埃壒
中者知有此樂否也因爲之歎曰昔六朝皆國金陵若
鳳皇臺謝公墩已湮於荒煙野草而冶亭翼然尚存余
幸得一寓目其上不可以無述乃各賦詩一首且志遊

之始

竹溪誌

昔李白居徂徠山與孔巢父韓準裴政張叔明陶沔日
酣飲爲事世號竹溪六逸故山不益其高水不益其深
而竹溪著於古今者因人而勝也吾嘗即六逸而上求
伯夸叔齊虞仲夸逸朱張柳下惠少連之七人此稱逸
之始乎孔子論其立心制行以伯夸叔齊不降其志不
辱其身柳下惠降志辱身矣言中倫行中慮虞仲夸逸
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七人雖同爲逸民而其高下
之殊槩乎聖人之權衡已接輿沮溺荷蓀丈人亦皆高
世之人惜其違中害教異乎逸民之所爲也歷漢魏至

唐而得六逸焉若六子信皆逸矣不知立心制行視彼
七人爲何如抑流於沮溺荷蓀丈人長往而不來者乎
然以白之放浪金陵秋浦匡廬五老間而風神蕭散鳳
騫千仞之表其發於文章豪宕不拘而天機自協雖仕
玄宗朝未幾忤意而去亦猶下惠之三黜而不失其逸
歟巢父之東也杜甫以詩送之又見其肆志於虛無澹
泊駟馬高蓋視之不啻草露由二子而觀之六逸可得
而知矣吾又惜時無聖人如孔子者爲之稱贊而品列
之孰能權衡其高下耶惟其清風偉節不與其身俱泯
猶有慕之於數百年之下以逸稱者非一而竹亦與之
俱高焉或者病其固而斥之使果欲附於李白巢父必

有大過人者亦未可深詆之也姚江之處士李德銘者
家於大溪之上鉅竹千挺青環翠合上有飛鳥之往來
下有遊鯈之出沒彷彿徂徠之勝且爲處士之所專矣
遂以竹溪自號非慕六逸而擬之者歟命其子庸來求
余爲之誌乃舉逸民之論告之而竹溪風土人物之詳
煙雲朝暮之變固未暇及也雖然所謂逸者不以其跡
之同而在於趣之同苟知李白巢父之趣則其爲逸一
也庶不辱於竹溪矣是爲誌

北山書屋記

北山書屋者慈溪陳守常氏讀書之所也慈溪之名山
不一其回峰沓嶂戟列筆立爭雄而獻秀者莫過於北

山書屋又據北山之勝朝嵐夕翠不起燕坐而盡在几
席之間矣山之東去海爲近波濤起伏浩汗瀾漫或見
蓬萊方丈於晻靄中而安期羨門之跡彷彿可求西望
姚江則邑居野墅井然棋布重華文命二聖人之德猶
在於人而不忘者凡耳目所接必有會於心焉噫松風
蘿月正在高世之士相友於間寂之地尚無舍之而去
如金陵之周顥始隱卒仕使鶴怨猿驚貽北山無窮之
愧也樵李貝瓊記

白賁軒記

玉而琢木而髹絲而朱黃文之不可已也器非琢不工
室非髹不華服非朱黃不備雖有物之至美其與石也

室亦髮不華肌亦朱黃不偉雖有物之至美其與石也

薪也管蒯也一而已矣嗚呼盍亦反其本乎以其琢而
玉喪其質以其髹而木喪其朴以其朱黃而絲喪其純
吾惡得不爲之戚耶故爲玉不若闕於石也爲木不若
朽於薪也爲絲不若棄於管蒯也使作器而必工作室
而必華作物而必備雖文曷愈哉是以寶吾質弗願其
琢寶吾材弗願其髹寶吾純弗願其朱黃豈非物之情
也惟人亦然世恒病其不文固而飾之以華簡而矯之
以恭放而強繩之以節外若可觀矣不知始流於僞而
其本已亡矣吾深悲世之所尚而不恤其所喪也安得
復吾太古之天歟赤城迓雨氏好讀書工五七言詩清
麗有法始吾見於雲間信奇士也後十年復會杭之上

庠則貌已改乎雲間之時詩亦盡歛其華而無雕肝琢
腎之病焉且題其室曰白賁取易賁卦上九之爻辭蓋
知物待於賁賁極而反本故以素爲尚不務過飾而僞
者雖未聞吾說而心已會於賁之君子矣來求一言衍
其義遂舉以告之且吾之說亦惡其飾而不及乎文尚
求至味於無味之表可也曰唯於是乎書

竹深記

會稽之地多竹蓋物有所宜猶衛之左泉右淇也上虞
爲會稽屬邑有大姓魏仲遠氏世居邑西北夏蓋湖上
伏龍山之下環以巨竹千畝而棟宇弘麗與湖山相稱
兄弟相處薰然而和名其堂曰泳春又一家之人生風

氣軍厚之時多至百歲名其中與之堂曰壽樂東南諸

身木屐翫而禾名其堂曰沔春又一家之人生屋

氣渾厚之時多至百歲名其中與之堂曰壽樂東南諸
峰旁列前起若金芙蓉萬朶而朝嵐夕翠可覽於江雲
海雨之外名其樓曰見山至於遊息之所則有窩曰養
拙齋曰守約位置品列可弦可奕合而名之曰竹深夏
蓋之勝專於魏氏矣當三伏時日光不到天風時來淒
淒如清秋景而鷓鴣子規黃鸝翡翠之鳥相呼上下焉
士之好竹者往往造其所仲遠必擊鮮置酒酣燕連日
至平生不相友者未嘗拒也余在錢唐時聞而欲往輒
以事輟今年秋識仲遠於金陵且錄一時知名士所爲
記示余曰諸君子至上虞者幸不鄙而侈之以文詞而
竹深尚缺焉敢屬之於子余辭不獲則歷述其說而復

之抑嘗聞宋文與可守洋州數遊筧簞谷中今仲遠之竹深殆過於筧簞谷矧其爲人謙而好禮直而有文斯合德於竹者乎於是乎書

竹深處記

距吳興東九十里曰青鎮鎮有芙蓉浦則其境之尤勝者也有張宗儒者世居浦上鉅竹綿亘數畝鬱然如雲因名其室曰竹深處介余內弟徐真卿來求記余嘗識宗儒之祖及與其父思孝遊自少至老獲見其三世心竊美之而且有所感焉夫張氏自五代以來閱五百餘年矣當時強宗右族倏起倏仆不啻蟻蠊之一朝暮以業書存者惟宗儒一門而已亦猶竹之自祖而孫歷千

前而空之餘番五更昔日簞而日黃焉其本感者必

霜百雪之餘蟠互交錯日蕃而日廣焉其本盛者支必
衍亦自然之理也觀其竹者可知張氏之所積矣宗儒
性好客凡遠近至者輒留不遣相與盤桓萬琅玕所挹
天風而延海月世之所謂仙壇者殆無以過之客亦樂
而忘歸以爲吳下諸家不及也諸家之竹雖盛而其主
無宗儒之風且不知有王徽之而拒之況他客乎余在
樵李時數欲訪梁昭明太子書園於青鎮尚求簡齋陳
公讀書所遂過竹深極吟嘯之歡累以事輟今又來京
師回望此君於芙蓉浦迥隔萬塵之表爲之興慨始因
其請而記之異日東還以償平生之好又當援筆賦之
未晚也洪武六年歲在癸丑良月廿三日國子助教樵

清江文集卷十四
李貝瓊書於成均時習齋

愛日軒記

余友王止善氏家姚江之上林襟山而負海讀書耕田
足以自給而無求於時蓋自先世至其父東臯先生已
四百餘年越之大姓久而不替者未有如王氏焉今年
會京師告曰吾父沒獨與母晏氏居實元獻公之七世
孫年今八十有六未嘗敢違左右焉因名其室曰愛日
取楊子雲語也幸記而申其義余惟日之運而周天者
朝於東而夕於西其度三百六十有五而羸日之積而
成歲者始於春而終於冬其數亦三百六十有五而羸
靜而觀之一歲之久不異一日之近若飛鳥過吾前逐

之而弗及若流水決而下注禦之而弗止故人之迫於
日者少而壯壯而老顏之渥者忽變而不復丹髮之鬢
者既蒼而不復玄是雖血氣之盛且不可恃況其衰而
待有盡之日乎此孝子所以愛日者愛其親也楊子可
謂善推聖人一喜一懼之言已吁日無一息之停如此
而人有一息之存如彼則其所懼甚於所喜惡得不惜
其已逝欲延其方來歟孰能乞吾駐景之大藥後天而
獨久也惟其憂之深故其愛之至雖有芻豢之味懼親
弗及享金石之音懼親弗及樂則此心爲何如哉余蚤
失父母以抱終天之恨時誦蓼莪詩爲之潛然泣下今
止善復養其母於耆艾之時尤盡愛日之誠益重余之

所感已書曰肇牽車牛遠服賈用孝養厥父母余固不能及詩曰爲此春酒以介眉壽敢以爲止善祝是爲記時洪武六年歲在癸丑冬十月七日國子助教樵李貞瓊在青溪讀書所書

清江貝先生文集卷十四

歸善縣人... 其子... 清江貝先生文集卷十四... 歸善縣人... 其子... 歸善縣人... 其子... 歸善縣人... 其子...

清江貝先生文集卷十五

金陵集

尚友齋記

樵李陳景文氏以尚友名其齋求余爲之記余惟學不可以無友蓋足乎己者狹而資乎人者廣也孟軻氏論取友之道不止一鄉一國至於天下之大且欲尚友乎古人焉尚友乎古人則非止一世之士而爲千百世之士矣泛而求之若夔若龍若伊呂者不可及已春秋之臣賢取乎蘧瑗忠取乎子文讓取乎季札廉取乎孟公綽惠取乎國僑直取乎史鮒其在聖人之門則顏子之仁閔子騫之孝季路之勇子貢之達曾參之確此皆士

之所當進而友之者至於尚功名則有管樂尚氣節則有魯仲連尚神仙則有安期羨門尚隱逸則有沮溺亦豈非古之當友者乎惟其不足於一鄉而求之一國而求之天下又進而取之古焉蓋以無窮之心求無窮之理則所謂尚友者盡於是矣雖然上焉而爲夔龍下焉而爲沮溺地之相去數千里之遠世之相後數千歲之久其人烏得而友哉所謂友者友其心耳人有古今心無古今之異也言古人之言行古人之道者烏知其不在於一鄉一國乎一鄉一國且不可誣矧可以誣天下乎故居一鄉則不遺一鄉之士居一國則不遺一國之士焉同世而相違曠世而相求非善於取友矣余以是

勗諸已又以是勗諸人恐其事遼邈而忽於近也景文
其志之洪武六年冬十月旣望國子助教樵李貝瓊記

全清堂記

會稽婁可先之卒也其妻王氏守義不貳邑之聞人顏
所居之堂曰全清高其節也初王氏歸可先生子叔仁
及澄而可先邁疾不起叔仁纔七歲澄孩提耳舅姑閔
其少欲嫁之哭曰吾不幸夫死幸而有二子焉吾忍死
吾夫而從人死何以見吾夫於九泉也舅姑乃止二子
旣長亦克樹立而澄至雲間從余遊者二年值兵變散
去越八年會於京師持太史宋公景濂所爲傳示余求
記其所謂全清者乃爲之言曰古今人以卓行見於霄

壤間如詩錄恭姜春秋書叔姬史載夏侯令女及五代
王凝妻李氏前後同一不朽者非其至清不可撓烏能
以及之且恭姜叔姬令女李氏豈獨行人之所難行求
異乎入哉不過爲婦而盡婦道爾然上下數千年間其
自淪於禽獸不恥爲不善未有恥而格於善上與四人
班者信其所行亦難而至清不可撓非可強而至也譬
水之爲涓豈無衝風之所激驚湍之所盪耶衝風之所
激驚湍之所盪其清從之而污者天下之水皆然也涓
不失其清者性固異於天下之水歟使其可污亦涇而
已嗚呼教化之不同風俗之日媮義之所在雖烈丈夫
有不能盡矧責之婦人女子耶以婦人女子處變而盡

道惡得不貴之而責其爲丈夫者乎今澄母夫沒之初
咸欲斂其志而守之確絕之嚴如此蓋聞恭姜之風而
興起於閭閻者謂之全清詎不信夫故論而白之亦詩
春秋之意耳有司當上其實旌之以風勵天下可也於
是乎書王氏可先同里人年今五十有六而叔仁與澄
奉之尤謹云洪武七年歲在甲寅冬十月初吉樵李貝
瓊記

運甓齋記

昔長沙陶侃刺廣州朝運百甓於齋外暮運於齋內人
問其故對曰吾方致力中原故習勞耳嗚呼晉自渡江
而南上下俱偷棄中原而不恤侃獨有志於此固非一

時坐談老莊者所及也及都督荆湘等州檢攝軍府衆
事未嘗少間又嘗語人曰大禹聖人乃惜寸陰至於衆
人當惜分陰豈可逸遊荒醉生無益於時死無聞於後
其聰敏恭勤於此見之非特運甓一事而已吾意其擁
強兵據重地畜威養銳之久當率諸郡請命北伐拔黔
首於羶腥以雪宗廟之恥而即安一方凡四十餘年所
謂平日習勞欲致力中原者直虛語耳且諸胡迭興未
易翦也蘇峻之變國破君辱正臣子灰身之日大兵雲
集乃欲違衆西還縱虎自害亦獨何心哉周太叔帶之
難齊小白有洮之會晉重耳有溫之師侃以桓文自任
而所以勤王者如此又豈果能踐其言如運甓時耶他

日且欲正卞敦之罪敦固可誅矣侃之夸大難立大功亦由溫嶠輩激以天下之大義不相異同故僥倖石頭之捷如其中爲進退事幾敗於垂成則何異於敦乎梅陶稱其機神明鑒似魏武忠順勤勞似孔明亦過論也雖然晉之危而復安亡而復存實資其力此爲諸臣之冠而著之於史焉余故反復論之其行事雖有未至而所言則可爲萬世法何者人情好逸而惡勞天下之事恒成於勤而敗於逸運甓之喻豈不善耶剡山單陽原以名其齋蓋能志乎勤已初陽原讀書山中旣老不仕洪武四年詔徵諸儒郡侯強起之旣至京師又辭吏部乃授漢陽湖泊使然官無崇卑能志於勤則所施必有

過人而不虛生虛死矣因其馳書三千里外求文爲記
故書以復之若侃之爲政漢陽父老固能道之而破陳
敏於武昌平杜弢於湘州求其遺跡可想見其風流於
千載之下乎

擁翠樓記

四明之奉化依山爲縣而處士汪公幼海由城西徙家
縣治東三十武且朝暮與山相接也猶病其蔽於崇墉
不能周遠近之勢復即後圃建小樓爲登眺之所焉於
是大山橫亘於南者玉几第一寶麓次之其西則爲石
棋盤而鯉湖在石棋盤西五里絕嶺有神龍居焉此山
之在二方者環拱几席之間矣東有長汀七十二曲如

巴蛇赴壑束鱗蹙節宛轉而不得肆世傳唐葉靖命龍
所開以泄水於海也益東三十里有山曰金鷲又衆水
匯於東南爲龍潭龍潭之上峭壁千仞類屏風狀者曰
南山又轉而北望則青錦嶄然與玉几對峙一名蓮花
巖此山之在三方者錯出窗戶之外矣觀其或起或伏
或前或却爭竒獻秀不啻海濤湧而石筍列終日玩之
有不厭者廣平舒汝臨爲題曰擁翠而曹南吳主一書
之乃馳書京師求余爲記余惟晉謝靈運好山日事遊
放至伐木開徑窮天下之竒觀是有山之癖而未得其
趣者也今幼海據其要領而闔境之勝畢效於一樓不
待陟雁蕩放羅浮上匡廬遊太華爲足矣秋高木脫霜

霽天空延朝景之飛雲送夕陽之歸鳥山之翠奄於甌
越者無盡而吾之趣亦無盡焉噫有其地而無其人雖
美弗居有其人而無其地雖居弗美此之遺於昔而見
於今天固將待於人乎不可以不志於是乎書

存誠齋記

昔熊渠子夜行遇寢石以爲虎而射之飲金沒矢下視
石也復射則矢躍無跡射一也貫於前而激於後奚有
巧拙之不齊哉始之石而虎也不知虎之非虎信其爲
虎矣故志於虎而不志於石宜其射而入也後之虎而
石也則知非虎之虎信其爲石矣故志於石而不志於
虎宜其射而躍也嗚呼石無情也誠之所在雖至堅而

開矧於天下之有情者哉是以瞽瞍石也不能不化於
子三苗石也且格舞於干羽之時舜亦盡其誠而已至
於周公之風雷鄒衍之霜荆軻之虹李廣利之泉與韓
愈之徙鱷童恢之咒虎王祥之致雀是皆誠之所感非
偶然矣豈獨熊渠子之射寢石歟至哉誠乎聖人天也
誠無不存人而未至於天必存之而誠焉存則積之久
而驗之大又豈區區匹夫匹婦發於一念者可擬也此
吾儒之教必本於誠而不違於動靜之頃或者誠有未
至往往祈天而責人抑何悖歟宣城王德裕氏顏其蓄
藥之室曰存誠求余爲之記故舉其誠以告之如此余
聞德裕精於醫其遊京師也遠近謁之而著治之功非

一則凡修乎已以誠而其應乎人者固無不存其開金石如熊渠子也何有尚始終勉之洪武七年歲在甲寅三月十有八日國子助教樵李貝瓊記

杏林小隱記

醫之稱於古者非一其論有過人者不可目之以醫昔晉侯有疾秦使醫和視之曰非鬼非食惑以喪志良臣將死天命不佑夫以平公之蠱於內不節不時其及宜矣此醫之所能言也以國之大臣任其大節而不能禦禍必受其咎則非醫之所能言也由是觀之和豈特工於醫人蓋工於治國者乎君子謂晉之求醫已公之疾而已政非醫之所及和不當舍所務而責其大臣其說

似矣使趙孟有和之智以相平公烏有宮室滋侈女富
溢尤晉遂至於卑耶趙孟不及此而和能因疾之不可
爲遂極言之若和之爲醫相業在焉固不得復見其人
矣後有神仙董奉治人疾不責其報小者使植杏三大
者五歲久成林復以杏易穀賑貧者此又有及人之功
非射利庸夫可同日而語也余在成均一日陳君克仁
來言其里中之良醫周清遠者其論六氣尤能推和之
說而一以利人爲心號其所居曰杏林小隱遠近謁之
常著十全之效往往如奉之神非假杏林之名以自神
也敢以記請余知清遠非和之智則必爲奉之神仙於
克仁之言信而可徵矣於是乎書

養志堂記

景行氏有堂曰養志求其說於余乃進而告曰
人子之事親不一其養而養志爲大居有宮室之安出
有遊觀之適享有鼎烹之美燕有絲竹之娛而所志不
存焉非養之至也務養其志而不恤乎外孟子所以僅
稱曾子而以曾元爲戒乎景行曰然曰未也此特事之
一耳天下有不同之志士志於學農志於稼賈志於貨
彼積書不觀舍田不耘與盤遊聚嬉而失其工賈之業
將貽父母之大戚可謂養志乎抑不止於是也志廣大
者或沮之以隘志清約者或矯之以汰志勤勵者或敗
之以怠矣其視曾元儉於一肉者又何如哉景行愀然

動色久而始定余遂終其辭曰世之不及曾元者亦人之通病無足怪也然君子惡可例於常人耶必也其心同乎父母之心未發而先之既發而從之毋奪其所欲而違其所惡使志之所在無一不遂亦庶幾乎可也乃起而謝曰盡之矣因書以爲記景行器宏有學事親以孝稱至於既沒而不忘其心志嗜欲焉今受知大宗伯擢爲行人云

深悅齋記

樵李徐孟權讀書南湖顏其室曰深悅謁余爲之記余惟天下之所悅者莫大乎聖人之道聖人之道公於人者也而悅之尠蓋一貫之旨惟曾子子貢聞之諸弟子

弗與也況不及其門者乎顏子由博約而進至於欲罷不能此悅之深者雖簞食瓢飲不改其樂焉冉求乃曰非不悅子之道力不足也則局於藝矣子貢所造亞於顏子亦以貨殖爲病而閔子騫原思季次不仕於大夫要皆悅其道者歟嗚呼學之不至固不足以言悅悅之不深亦不足以言學必也時有正業以專其習退有居學以一其志安之而不厭爲之而不退則其所至猶水之入於物其爲悅也深矣此君子始終之學成已而及人也苟未及此則所謂朝聞夕死者何事不恥惡衣惡食者何道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孰知其與天爲一逐於宋厄於陳圍於匡不合於齊楚汲汲焉皇皇焉無

所容其迹吾又奚取而悅之也宜見於弟子之親炙者
已鮮降於千數百年之後抑又尠矣使學而至於悅則
天下之物舉不足以易之者豈暇悅衆人之所悅哉衆
人之所悅居吾適乎體則思崇臺邃宇冬突夏寒而已
食吾厭乎口則思肥牛之臄龍門之鯉而吳人烹之和
酸若辛而已樂吾娛乎耳目則思吹竽戛瑟二八起舞
陽阿結楚代奏錯陳而已是皆悅乎外者非在內也悅
之深者體弗安乎居口弗饜乎味耳目弗役乎聲伎惟
聖人之道爲慊也朱絃而疏越一唱而三歎有遺音矣
尚玄酒而俎腥魚大羹不和有餘味矣衆人惡得而至
之哉孟權旣學而悅信其辨於內外不至於交戰者雖

然悅之深若顏子者未易及已學者必法乎顏子其庶
幾乎是爲記

如在堂記

天下之物有氣而無知有知而無情有情而無義此木
石之所以爲木石鳥獸之所以爲鳥獸也其靈於木石
鳥獸者有知而情必從之有情而義必從之是以莫貴
乎人已故愛其類者恒厚矧父母之屬尤非同類之可
班乎生吾致其養沒吾致其思顏色不得而覩也恒若
接於目聲音不得而聽也恒若接於耳一出入一升
一降惡忍死其親哉世之人哀戚見於殯之日不能不
殺於其終誠敬見於祭之時不能不衰於其久以宰我

之學於聖人且安於衣錦食稻嗚呼是亦可忘耶記曰
夫鳥獸失羣喪匹越月踰時則必返迹過其故都迴翔
焉號呼焉躑躅焉踟躕焉然後去之小而燕雀啁噍之
頃焉然後能去之人於其親也至死不窮則三年之喪
聖人特爲中制使送死有已復生有節而思親之心則
無時而可已也四明陳思禮者生七歲而父沒越二十
年又喪其母煢然孑立而悽愴怵惕往往形於秋霜春
露復顏其堂曰如在可謂不死其親矣求余爲之記遂
舉其說以復之且警彼之朝死夕忘曾鳥獸之莫若者
焉洪武七年歲在甲寅夏四月初吉國子助教樵李貝

瓊記

約牖軒記

余讀易至坎之六四與諸生論大臣上結於君之道而張繼善來謁且言其友宣城黃立本者好學工草書顏其遊息之所曰約牖敢以記請余始怪之既而復之坎自二至五似離中虛之象爲室之牖焉牖者通也詩曰天之牖民毛公訓牖爲道道亦通也嘗觀孟子一書告子學於孟子者也其論性也雖孟子正言折之卒不悟其非者非蔽之甚於齊梁之君乎而夸之墨者會一本之說由其明之可通也故在內者惟虛能受而不見其盈盈則不可強通之於外在外者惟虛能入而不見其阻阻則不可強通之於內此猶光耀之燭室不於戶而

於牖牖非正也自牖而通則一室之暗洞然八荒矣聖人之施教亦然是以成德達才異術而同功今立本之取易是能虛以受人思通其蔽者余請盡言以告之可乎先師有曰約質言也牖牖下也納爵牖下而酌也一樽之酒一簋之食其樂用在其告用約貴乎質也嗚呼誠莫加於質故上林嗇夫之敏周勃張相如弗與也公孫弘之詐汲黯弗與也趙綰王臧之文石奮弗與也然文有餘而質不足曷若質有餘而文不足也代之悅春華而忘秋實者古今所同此浮華多合而恭謹之士恒屈矣立本信能守其質而一於誠可以處險而無咎是亦約牖之一說尚勗之哉

清江貝先生文集卷十六

金陵集

九華精舍記

九華山在武陽熙山東十五里視武夸諸山秀拔於閩者奚啻邾莒之在齊魯其勢不得與之抗而名著古今者亦有其人焉宋之息菴居士葉公是也公幼讀書熙山及登進士第累官至寶謨閣大學士出知處州有嘉禾瑞麥之應比三年又有芝生於庭人皆誦之既代而歸遂不樂於仕而所謂息菴者亦朱子所號而勸其止也穆陵思其爲人三遣使徵不起命表其里爲清節談者稱公有二疏之高而講學之功老而不倦則非廣受

所及者及卒家無餘貲惟朱子翰墨及所序世次與先
後行事以遺其後且戒以存孝敬毋私蓄而已子弟遵
公之教咸循循有退讓風至四世孫茂生官於建寧未
幾納祿家居郡太守論及葉氏一門輒曰此孝廉家也
後由熙山徙於九華地益斗絕而九峰列峙亭亭如青
蓮九朶出煙雨外林木蒼鬱溪流回繞因名其居曰九
華精舍山與人俱高矣茂生之子士能質美而好學當
國家肇興學校遂充弟子員於成均數見余請曰自吾
祖息菴居熙山百有餘年蓄書萬卷中燬於兵惟朱子
十梅詠尚存而相好之義猶可想也吾父卷卷寶之不
幸蚤沒士能又子子來京師回望九華遠隔四千餘里

而雲嵐翠黛恒若日接於前也河南程坦生旣圖其大槩幸先生記之時余爲國子助教義不得辭若息菴出處始終九華之因人而著與士能不忘其所自皆可書也洪武七年夏四月十日攜李貝瓊記

雲門精舍記

青州之鎮山曰雲門上有穴如門廣可以通方軌雲氣朝暮吐納其中故以爲名而起原張先生世居之先生一號古邨少學於天台孟長文而長文之學則出於金文定公蓋六經之道漢唐諸儒不能通而一之至宋朱文公集周程諸說而大明焉當是時受業其門者非一而高弟則有黃文肅公黃文肅公傳之何文定公何文

定公傳之王文憲公王文憲公傳之文安先生私淑於
百年之後可謂純正而無弊者歟繇是講道淮楚之間
四方遠近翕然從之皆稱古邨先生仕至衡州路照磨
卒贈中奉大夫禮部尚書護軍追封清河郡公其子紳
克世其學嘗出遊三吳即姑蘇建塾誨其邑人子弟題
曰雲門精舍示不忘其出且祠文肅以下五先生於中
明其先後原委之的不倍於朱子者也嗚呼天下之才
局於所見恒昧性之爲性道之爲道得此遺彼而異端
之說益肆可勝歎哉朱子析而正之至精至密俾堯舜
禹湯文武周公孔子相傳之旨若日月旣食而復凡有
目者莫不覩其光彩彼簧鼓一世以罔匹夫匹婦者不

攻而破視昌黎韓子之排二家其功倍焉雖其紛紛起
爭而求勝強附於道以叅立天地間然真僞之分得失
之歸烏可得而掩邪古邨不憚數千里涉江而南從長
文學之師表於時及所著文集凡三十卷皆可傳也今
紳繼述於後而又合父師而奉焉其守之固如此則所
謂雲門者實道之所在山將與之而益峻已是可以不
書乎

一梧軒記

無錫張止齋先生老於九龍也嘗植一梧於庭閱十年
挺然秀聳而密葉雲布不知三伏酷烈之氣也先生日
徜徉其下酒酣興發輒倚而嘯歌同乎惠子之曠焉既

沒其子今禮部尚書維中益封植以示不忘復顏其室而屬余爲之記余聞昔齊燕楚使於梧宮因問梧之大小一辭之失二國構兵然梧何與於人使者獨以梧爲問邪且不問梧之材異於衆木而及其先王之事則兵禍不在梧已若所謂一梧厯止齋父子二世其年宜可問而知之蓋欲因梧而考其人也夫連林之木如束如附如庇如下其相輔爲勢者非止一二而已風雷之所撼霜雪之所虐恒竝存而後斃然未足以見其奇惟特立者無所束而直無所附而起無所庇而固無所屈而下至讐於風雷霜雪剛姿勁氣奚翅忠臣直士之寡與翦焉甚危而未嘗爲之少變於是始奇於衆木焉此余

於一梧尤愛而譽之也嗚呼三吳之盛大家世族甲第相望嘉花異卉敷榮交蔭四時不絕及州縣兵起殆盡於焚燒斬伐惟張氏之梧獨存輪囷離奇過於龍門之植是亦繫乎數矣惟中當知樹於前而鬻於後如此惡可直視其爲梧也歟

留耕堂記

秦王翦將兵伐楚請美田宅甚衆且言爲王將有功不侯故及臣請之爲子孫業翦之智如此其子孫有能耕者乎漢田蚡治宅甲諸第田園極膏腴至請考工地益宅蚡之盛如此其子孫有能耕者乎天下之人有無窮之心必有無窮之計及一再傳而忽焉氷釋何其暴也

若于定國之高門張安世之金貂七葉繇於方寸所存
世久而益昌非止一時而已易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
此理之自然不可誣者故舉其人以槩古今焉奈何不
務樹德往往笑刀腹劒陽子而陰中以快一己爲事則
非善於爲謀矣四明之何鈞玉先生名其室曰留耕其
千百而十一歟先生有長者風里中爭者不白之官而
白之先生性尤急於養遇貧無養者輒周之或貸而不
能償者悉焚其券縣東
資國閘數壞於水爲築外
防捍衝激之患一方受其利又長塘爲四明永嘉天台
會稽之衝有水亭於以休往來者後毀於兵人皆病焉
先生復新屋若干楹風雨有所庇矣蓋其忠厚仁恕出

於天生以爲利於已者挾不告則於人者廣維九野之

於天性以爲利於己者狹不若利於人者廣雖九野之
土阡連陌亘不足以喻其方寸而子孫耕於後者有餘
奚必如王翦田蚡之所爲屑屑以憂其貧也乎先生旣
没人猶稱之其子孫好學力行洪武五年以明經薦於
春官則樹德之效已見於今日是不祈報於天而所以
報之者不爽將使如于張之門繼繼繩繩歷數百世未
艾也余雖不得造先生之居嘉其所積之厚而樂爲其
後人道之洪武七年夏五月旣望樵李貝瓊記

藥石窩記

士恒病於內之所不足而必待攻於外暴者抑之而仁
懦者激之而強固者道之而通辟者規之而正貪者矯

之而廉蔽者發之而明隘者充之而廣所謂藥石之戒
尤人之當寶者烏喙昌陽空青丹砂弗與也故君子以
藥石進其德小人以藥石損其過夸攻古今亾之所以
存險之所以濟敗之所以存失之所以復豈非資之人
也哉或者好人之佞而惡其忤於己此藥石之言不至
也藥石之言不至則病日深而身辱名滅嗚呼以藥石
之可已病雖螫吻毒腸亦有所不恤至於正言之諤諤
恒拒而不受方甘於有過之地是知愛其體之小者不
知愛其體之大者可謂智乎余嘗以此自懲而雲間張
拱辰顏其燕坐之室曰藥石窩取宋桐川簿丙公語將
求益於大人先生而浚儀趙公本初爲之記復屬余申

其說焉余謂丙公之見倪偁歷言馭吏撫民之道則旣以爲足偁亦從而善之無一辭勗其未至烏在其爲藥石邪拱辰兄弟四人讀書鳳皇山中二十年其於聖人之告弟子凡一病一藥皆用之而見功者余不暇瀆告之也抑聞魯大夫臧文仲善於季孫而孟孫惡之及孟孫死哭之多涕曰季孫之愛我疾疾也孟孫之惡我藥石也美疾不如惡石石能生我疾能殺我是又以人爲藥石者歟若文仲可與言智矣尚求以爲法於是乎書拱辰名奎橫浦先生六世孫通春秋大經嘗試於有司今以才選主興國之通山簿云

瀟峰祠堂記

一氣既裂而有文其所以開物成務莫備於四聖人之
易故爲五經之宗自孟子沒歷漢至魏講易如王輔嗣
者固未盡其旨宋周子得穆伯長之傳而太極圖通書
作焉後二程洎邵子張子繼興故有皇極經世與正蒙
之書蓋皆本諸易而爲之也然邵子則兼乎數張子則
專乎理所謂殊塗而同歸者余嘗求之正蒙十七篇首
太和參兩以闡造化之微次天道神化以推聖人之至
若動物以下諸篇無非發端以示人雖或失之深刻間
與易有不合觀其約而博精而實則孟子以來與周程
之說相爲表裏而辯釋老之謬妄者此書爲然考亭
朱子與太極通書西銘有註其餘則未暇及也番陽沈

毅齋先生因爲正蒙解以備朱子之未備而王禘樂器
乾稱猶缺元德興承上饒鄭君復初補其三篇新安胡
公雲峰序之亦旣行於世矣及聞南昌瀟峰朱先生者
深求邵子內聖外王之學旣老著書凡易說禮說皆發
前人所未發至於正蒙且病其難而釋之豈亦采毅齋
所註而損益之歟嘗欲購求定本以觀其異同得失時
猶闕而未出洪武七年秋其子善來京師試補南昌文
學掾獲見於成均因出所述瀟峰行實始末示余復求
記其瀟峰之祠焉按瀟峰爲洞雲處士之子初洞雲兄
弟四人長雪澗次碧泉月澗而洞雲最少雪澗以文章
顯於時而洞雲與之齊名瀟峯又純正而弘博其著述

也雖世無知者將待子雲於他日矣嘗命善集其所纂
而繼終其未成者善亦克承其志且建祠奉之上推瀟
峰之意而及其祖洞雲處士與伯祖雪澗以明其傳之
所自來可謂能子矣嗚呼易在造化固無言也而聖人
言之逮世降俗媮人心益晦邪說日滋非有卓然立言
之君子會一心於古今則弘通易簡之法仁義中正之
歸不亦隱乎此諸子之功爲甚大余不得不歷稱之也
抑張子旣出正蒙以授門人且曰其觸類而長之吾固
有望於後之學者毅齋爲能發張子之蘊矣若瀟峰究
先天之學而餘力及此益見理愈索而無窮所造何可
及哉祠之於鄉旣合於理而善復不墜其業有光於雪

澗洞雲尤足嘉者故爲記俾刻諸壁云

茶屋記

樵李屠生兼善顏其息遊之所曰茶屋蓋兼善嗜茶尤善烹茶之法凡茶之產於名山若吳之陽羨越之日鑄閩之武夸者收而貯之屋中客至輒汲泉烹以奉客與之劇談終日不待邾莒之會焉余因告之曰昔陸鴻漸著茶經三篇蔡君謨亦著茶經上下二篇而玉川子則有答孟諫議惠茶詩兼善嘗取而讀之乎彼奴視茶者未若鴻漸之深於味惜計口腹之小而不免御史李季卿之辱君謨以宋之名臣乃進龍鳳團希寵一時如丁晉公所爲不免歐陽永叔之譏若玉川子洛陽布衣耳

諫議餉以先春之品其於潤燥吻沃枯腸飲之不厭可謂好之至矣然不徒足一己之好爲事且憂百萬億蒼生困於顛崖未獲其蘇息遂因以諷在位之君子是以天下爲心者乎此三子皆知嗜茶鴻漸固不足言君謨烏能無愧於玉川子也兼善必辨於是而有玉川之心已亟起而求書爲記余復笑謂之曰俟大雪之夜過茶屋聽松風洶洶作秋濤聲酒醒一書未晚也而請之益堅遂書之洪武五年冬十月初吉兩山老樵貝瓊記七年秋七月七日重書於成均東齋

追遠堂記

追遠堂者天台林氏奉先之所也按林氏之始祖十一

府君諱勲者五代時以鹽鐵使轉督台州諸軍事遂由
閩之長溪徙家於黃巖半嶺其後支葉益繁散處梅溪
團浦者特盛當宋設科目一歲聯中有司者八人曰雪
邨曰勿齋曰曉菴皆以能文辭稱故江以南衣冠大姓
必推天台林氏焉至六一學正嘗言吾宗族之大非一
世一人之積於是築堂梅溪置主其中歲一祀之且會
族人子弟講尊卑長幼之序云遂割田若干畝給其費
有女以疾不嫁者益以田四百畝而器物無缺矣其孫
今國子生伯雲懼泯其實也求余爲之記余惟祭者所
以追養繼孝也自祖禰之近推而上之則有曾祖焉又
推而上之則有高祖焉然非止於是而已有高祖之祖

焉譬之於水千盤百折以達於海然河不始於龍門積石而出於崑崙江不始於漢而導之岷山論者不徒考其脈絡必窮其源而後已人之報本可不求之遠邪水未有無源而出者人未有無祖而生者惟屬之近而有服者其恩隆屬之遠而無服者其禮殺亦天下之同情也有能追而祭之不以遠近爲隆殺豈非厚之至乎特古者限於先王之制大夫有廟無主士則祖禰一廟庶士庶人無廟而鬼上下之分截然不得踰而僭者故孔子曰祭之以禮曾子之言蓋爲有國者而發使施之所祭必盡吾之誠耳非謂庶士庶人得祭祖禰以上而及於無窮爲孝也君子於此制雖不得爲而心實不能已

於是伊川先生以義起三祭之名而初祖先祖與禰各有其類得而受祭焉林氏世次相傳越四百餘年源深流長如此而子若孫又能合雪邨勿齋曉菴以及十一府君而伸其敬可謂知報本之道已曾謂公侯之貴或不及乎此庶士庶人乃能之詩曰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是皆率性之道篤於所親所尊者又豈強之而然哉故重其請而記之觀者亦有所警乎中尚革薄而之厚也夫

待月軒記

越胡子明氏築室舜江上顏之曰待月軒乃以書來言其地勢清曠與月爲宜三五之夕六合無雲輒席其中

以候焉湛然瀾銀盤挾潮東升至明所及可見秋毫於
海天百里外亦一時之奇觀也幸侈之以文辭余惟月
之爲象其行也有度其出也有時信可待而賓之其有
不得待者二或阻於時焉或阻於事焉余往年客遊三
吳泊舟垂虹亭下中秋月盈起而四顧冰寒雪縞因舉
酒相屬客爲吹洞簫作水龍吟此一快也使遇盲風怪
雨交至百怪夜出巨浪排山則無月可觀吾惡從而待
乎去年過金陵鳳皇臺雖已湮爲荒煙野草而山河不
改景氣一新休沐之日與二三子乘月共登浩浩乎若
超埃壙之表想見長庚風神於千載此又一快也使有
簿書期會之煩朝暮不得休雖有月可觀吾惡從而待

乎嗚呼月固可待以時而阻焉者天也以事而阻焉者
人也二者未之能免則能待月如垂虹亭鳳皇臺者幾
何人邪今子明無一事之撓當月之望待於茲軒以樂
其樂誠不易矣且人有盡而月無窮觀者恒有古今之
感惜無顧兔不死藥以延吾壽相與周旋太清又可弗
之待而一玩哉然必其可待奚若無心於待而適與月
會也天下之事多此類者非獨月而已余將老而東歸
扁舟一過舜江試與極論之姑書此俾刻諸壁子明安
定先生十九世孫好讀書事親尤謹內外稱其孝云

清江貝先生文集卷十六



宣夫主十代世然故書軍歸大難內水解其苦云
 帝快一豈我武冠與跡論之故書此軒後器執子脚安
 會也天不之幸多孔賦者非歸民而子余得榮而東歸
 之軒而一冠婚利也則其美無心故軒而西與民
 意散無歸亦不願入也其跡與問茲太常又何弗
 其樂始不長矣且民無家歸者則亦古今之
 所入耶今于脚無一事之射當民之望軒故茲神以樂
 入也二春未之始良陳論軒民收乘政事鳳皇臺者幾
 乎知和民固何軒以和而地無者天必以事而即其







上海图书馆



